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 四 卷 第 三 號

同聲月刊第四卷第三號目錄

汪先生著書之影

汪先生手書詩札

雙照樓詩詞未刊稿（附校記）

錢遵王詩稿（續）

六代雜事詩

雙照樓遺札

海日樓遺札

忍古樓詞話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說

吳梅村畫中九友考

錢仲聯海日樓詩注序

梅花山謁汪先生墓文

青島戰事聞見錄

海日樓日記

今詩苑

今詞林

汪精衛

錢曾

俞陸雲

汪精衛

沈曾植

夏敬觀

張爾田

夏敬觀

張爾田

龍沐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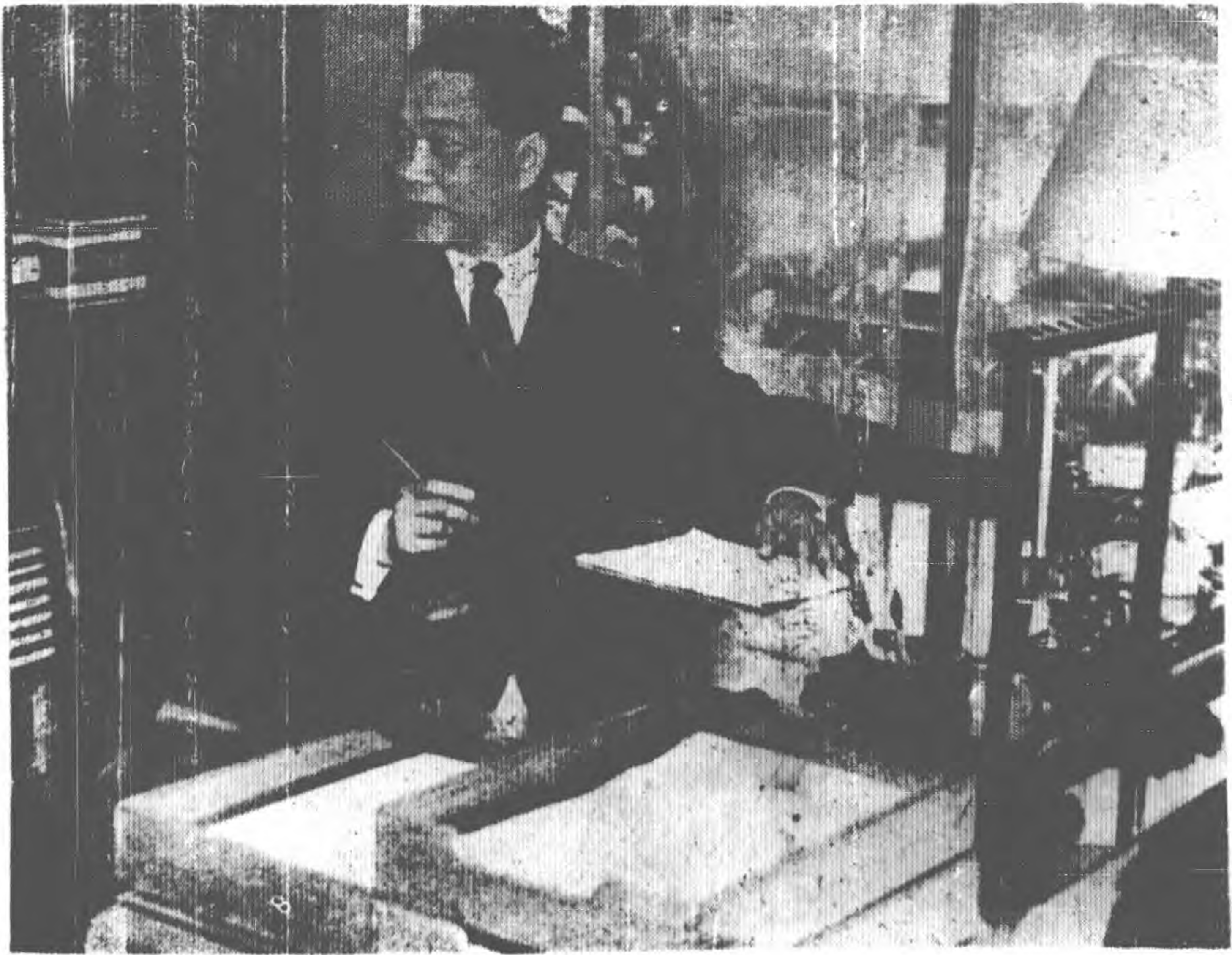
錫晉齋

沈曾植

同聲社

同聲社

汪先生著書之影



汪先生詩札

俞先生惠寄詩札

梅花如故人，向秋一春來，踏破

心宮月同盤，水仙暗深處，倚菊

枝南卷寒故，捫捥惹春風，

前作菊花詩，用惹寒二字，字工用，

句如惹寒，詞人添一按寒，恐

書以博

一按致法

安

北



雙照樓詩詞未刊稿

番禺汪兆銘精衛

海上

風雨縱橫欲四更。映空初見月華明。重懸玉宇瓊樓影。盡息金戈鐵馬聲。險阻艱難餘白髮。河清人壽望蒼生。愁懷起落還如海。卻羨輕帆自在行。

案此詩補在掃葉集初秋偶成後。

菊花絕句

一體兼柔芳。極妍與盡態。惟有金石心。凜凜常不改。

梅花絕句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徹長夜中。遂令天下白。

案以上二絕句。補在辛巳除夕寄榆生前。

六十生日口占

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

白芍藥花

雙照樓詩詞未刊稿

南京圖書館藏

霧澤丹鉛總莫加。轉於猜潔見風華。嫌名若不噴唐突。合上徽稱綽約花。

讀史

竊油燈鼠貪無止。飽血惟蚊重不飛。千古殉財如一轍。然臍遠羨董公肥。

題畫（方君璧作任重致遠圖）

負山于背重千鈞。足趾沾泥衣著塵。跋涉艱難君莫歎。獨行踽踽又何人。

題畫（方君璧作黃山雲海圖）

松籟蕭瑟響上頭。下看人世晚悠悠。千巖萬壑如波浪。欲放乘風一葉舟。

爲曼昭題江天笠屐圖

笠屐儻然似放翁。江天魚鳥亦從容。盤空黑羽類捎月。躍水紅鱗欲化虹。別浦燈光深樹裏。歸舟人語淡煙中。畫圖但溯兒時樂。嗟爾披吟淚滿胸。

石頭城晚眺

廢堞荒壕落葉深。寒潮咽石響俱沈。一聲牧笛斜陽裏。萬壑千巖盡紫金。

春暮登北極閣

近檻波光照我襟。棲霞牛首遠中尋。湖山自鬱英雄氣。原隰終興急難心。風定落紅依故砌。雨餘高綠發

新林。低徊未忍褰衣去。坐待冰蟾破夕陰。

方君璧妹自北戴河海濱書來云。海波蕩月。默如搖籃。引申其語。作爲此詩。

海波如搖籃。皓月如睡兒。籃搖睡更穩。偃仰隨所之。凝碧清且柔。沸若盤中飴。微風作吹息。漾漾生銀漪。疇昔喻素娥。有類母中慈。今也兒中孝。形影長不離。青天靜無言。周遭如幔帷。殷勤與將護。勿遣朝寒欺。

壬午中秋夜作

明月有大度。於物無不容。妍醜雖萬殊。納之清光中。江山旣輝媚。塵土亦清空。花木旣明瑟。濃莽亦蔥曠。城郭千萬家。關山千萬重。縞潔揚其暉。緇磷汨其蹤。化瑕以爲瑜。無異亦無同。玉宇在人間。悠哉此一逢。孰云秋已半。春氣何沖融。願言生六翮。浩蕩揚仁風。

秋夜卽事

月輪冉冉御天風。萬瓦新霜皎皎同。樹影滿庭人不語。秋聲只在碧空中。

偶成

新綠涵春雨。微寒一院生。日光動啼鳥。清絕是初晴。

重光大使屬題三潭印月圖卷

水色澹而空。月光皎以潔。水月忽相遇。天地共澄澈。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空靈極動盪。涵泳歸靜寂。我心亦如水。印月了無迹。願持澹泊姿。共勵貞明節。

飛機中作。時爲十二月二十日。月將望。故云然。

重雲覆海下茫茫。上是晴空色正蒼。中有控鸞人一笑。東西日月恰相望。

僮兒畫牽驢。戲題其右。

驢爲哲學家。負重無不可。四足已蹉蹶。一背仍磊砢。怡然逢孺子。引手釋所荷。牽曳就芻秣。目動兩頰采。長勞得少息。此樂吾亦頗。泉聲如引睡。芳草隨所臥。

蠟梅

后山詩句古今傳。我更拈花一惘然。古色最宜邀凍石。孤標只合耦冰仙。淡黃月色無風夜。凝碧池光欲雪天。著此數枝更清絕。不辭耐冷立階前。

廣東通志。蠟石一名凍石。羣芳譜。水仙單瓣者名冰仙。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廣州鳴崧紀念學校植樹。樹多木棉及桂。仲鳴沒於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沒於八月二十二日。適當兩樹花時也。

兩手把樹枝。兩淚滴樹根。故人不可見。見樹如見人。木棉花殷紅。桂花皎以潔。想見故人心。如火亦

如雪。花飛還復開。葉落還復生。有如故人心。萬古常青青。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裏。相愛復相親。故人良未死。樹人望成才。樹木望成林。收拾舊山河。勿負故人心。故人若歸來。臨風聞此曲。願山益以青。願水益以綠。

三月二十六日別廣州。飛機中作此寄恂兒。

秦淮綠柳未抽芽。南海紅棉已著花。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氣蔚成霞。老牛含笑看新犢。雛鳥多情啼倦鴉。乍喜相逢還惜別。卻愁風雨阻行槎。

書所見

網密蛛肥踞畫檐。兩葵爭骨殿門前。瓶花妥帖蘆香靜。始信禪房別有天。

偶成

雨後春泥已下鋤。一庭芳穠有乘除。爐灰爆得花生米。便與兒童說子虛。

卽景

月光水色化虛無。月是冰心水玉壺。化到竹林更清絕。竿竿都是碧琳腴。

雜詩

文章有萬變。導源惟一清。欲致雲海奇。先求空水澄。澗之不厭純。滓之不厭精。未能去荒穢。安在儲

菁英。星月有昭質。蕩蕩行空青。虛中乃翁受。冰雪發其瑩。非儉不能仁。非廉不能明。政事亦如此。感慨淚縱橫。

卽事

風咽瓶笙茗熟初。硯池花落惜香餘。青燈不礙明蟾影。雙照樓中夜讀書。

看花絕句

冰霜禁受不相猜。笑向東風把臂來。爲使年年春似海。萬花齊落復齊開。

讀陶詩

懋觀贈羊長史詩。知陶公於劉裕之收復關河。不能無拳拳之念。然終於廢然意沮者。以裕之所爲。不過自創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充此一念。患得患失。必無所不至。陶公胸次有伯夷之清。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攢眉而去。亦固其所。史但稱自以曾祖晉室宰輔云云。似未足以盡陶公。而諸家評註。惟知著眼於此。可爲一歎。裕之手剪燕秦。固快人意。然以汲汲於帝制自爲之故。功業不終。致成南北朝擾攘之局。是則全謝山之推崇宋武。亦不免有所偏也。因作此詩。

寄奴人中龍。崛起自布衣。伯仲視劉季。功更在攘夷。嗟哉大道隱。天下遂爲私。坐令耿介士。棄之

忽如遺。錢溪始自勵。彭澤終言歸。豈爲恥折腰。恥與素心違。世無管夷吾。左衽誠可悲。若無魯仲連。何以張國維。

夜坐竹林中作

露葉風枝密復疎。碧琳腴映玉蟾蜍。含光弄影知何意。伴我林間夜讀書。

竹

修竹竿竿綠到根。下爲流水上爲雲。茅亭更在深深處。只有書聲略可聞。

二十餘年前。嘗自江西建昌縣驛。徒步往柘林村。訪四姊。侵曉行。夜半始達。留一日。以小舟歸。沿途山水清峭。意殊樂之。欲作詩。久未就。癸未夏夕苦熱。枕上忽得之。錄如左。

天明下艇辭田家。雙棹紆折穿蒹葭。忽從小汶出江面。灑灑玉鏡開秋華。建昌山水夙秀峭。盪沐風露逾柔嘉。波遠白帆點初日。天空綠樹明朝霞。澄漪絕底作碧色。俯視可辨石與沙。雲居縹緲在天半。倒影入水清而葩。昨宵苦熱體流汗。嚙漱未畢寒齒牙。欣然腹餒思朝食。小舟相值多魚蝦。十錢買得徑尺鱸。和以鼓汁參薑芽。青蔬白米久已備。尙有村釀名橙花。回頭煙樹乍明滅。柘林村與人俱遐。卅年骨肉一相見。苦淚在眼猶麻茶。須臾酒香飯亦熟。鷓鴣探首聲啞啞。

飛行機中偶作

蒼天近咫尺。風日清且曠。白雲如蓮花。開滿碧海上。

癸未中秋。作此示冰如。

幼時嬉戲慈親側。最愛中秋慶佳節。邊庭拍手唱新詞。大餅團圓似明月。今年兩遂含飴願。對月開樽翁六一。坐聞啾啾爲忻然。卻憶兒時淚橫臆。月兮月兮我生與爾長相從。有影必共光必同。周旋朔漠千堆雪。流轉南溟萬里風。悲歡離合無重數。喜爾清光總如故。屹然照此白髮翁。鐵骨冰心不相忤。芙蓉花影今宵多。依然壁上蔓藤蘿。不辭痛飲醉顏酡。卻願恐被孟光訶。

卽事

日光猛烈水風涼。水畔山頭百仞強。度壑穿林無限好。萬松香會萬荷香。

飛機中作

拂耳飛星若有聲。俛看足底月華生。山林城郭濛濛地。惟有長川一道明。

郊行卽事

平原芳草綠初酣。馬足踟躕未忍探。最是日明風又靜。檉花如雪燭天南。

水調歌頭

辛巳中秋寄冰如

一片舊時月。流影入中庭。問天於世何意。歲歲眼常青。天上瓊樓皎潔。人世金甌殘缺。兩兩苦相形。拂衣舍之去。欹枕聽長更。飲孤光。似冰雪。夜泠泠。銀河清淺。怎載得如許飄萍。鴻雁北來還去。烏鵲南飛又止。無處不零丁。何辭千里遠。共此一窗明。

百字令

連日熱甚。夜不成寐。既望月出。布簾階上。臥觀久之。遂得酣睡。至於天明。賦此爲謝。

悶沈沈地。忽飛來明月。萬花齊醒。香氣因風成百和。瑟瑟動搖清影。歷亂茅茨。尋常草樹。也入空靈境。四圍寂寂。浩歌宜在松頂。堪笑玉潔姮娥。獨清未辦。與衆生同病。賴有一丸靈藥在。化作冷波千頃。蜀犬收聲。吳牛止喘。美睡從吾領。夢回蛙鼓。廣寒仙樂同聽。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于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鴈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爲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雙照樓詩詞稿校記（澤存書庫本）

掃葉集

孚加巴斯山中書所見

仰首惟沈寥以下八句刪 改作 上有天可仰下無地可俯湖光廣百畝深可十丈許萬古冰與雪盡向此中貯

融爲玉液寒碧鑑心腑源清有如此流長固其所欣然試一掬更與作涸湖

謁黃克強先生墓

黃花嶽麓互聯綿 互改作兩

南嶽道中

定教開作自由花 作改作編

登祝融峯

蒼茫雲海中 中改作間

不寐

詩後補自注 張孝達廣雅堂集金陵雜詠有云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圖治是蕭梁緣何不享百年祚既窺山川是

建康其然豈其然乎

夏夕

消受人間頃刻涼 頃刻改作片晌

題冰如手書陽明先生答聶文蔚書

身如破釜重教養 重改作仍

冰如以盧子樞所畫長卷見贈因題其後

盡將青與綠一一納葦丈 以上二句刪 登臨亦已廢 亦改作久 漂搖風雨夕 漂搖改作屋梁

六月十四日爲方君漢姊忌辰並念曾仲鳴弟

忌辰下補舟中獨坐愴然於懷八字 苦照棲遲道路人 棲遲道路改作蕭條羈旅

初秋偶成

顧影方知子此身 子一作賸

菊

秋氣肅天地 秋氣肅改作落葉滿 向曉色逾美 向改作侵 雖無適俗韻未作避人計既緣憂患生終以節義

死 以上四句刪

滿江紅 庚辰中秋

類圓缺 改作圓還缺

虞美人 題滿城風雨近重陽圖

芳時曾此見依依 芳改作昔

浣溪沙 廣州家園中作

觀音竹傍小盆山 傍改作映

木蘭花慢

援道有輟絃之戚 援道改作某君

汪先生雙照樓詩詞稿。前有曾仲鳴氏仿宋聚珍本。斷手於十九年六月。題曰小休集。其後續有所作。改題掃葉集。久未續刊。自予創辦同聲月刊。因從先生乞得未刊各稿。分期刊布。已而日本人黑田君。及上海中華日報社。並有排印本。小休掃葉兩集俱備。澤存書庫主人陳人鶴君。復從先生乞取刪定本。壽諸梨棗。藉爲先生六十祝嘏之資。仍題曰雙照樓詩詞稿。予曾與校訂之役。世行諸本。蓋以此爲最善云。後此有作。時時手寫寄予。予爲載入月刊。然亦偶有未備。自先生下世。曹少巖屈沛霖兩君。爲理董遺稿。予從假得錄副。以校澤存本。亦續有增改。因特補錄。并爲校記如上。容更商諸人鶴。爲謀續刊。其已載同聲今詩苑諸篇。亦仍重錄。以免後先失次。嗚呼。先生往矣。每念數載以還。深宵昧旦。吟興偶發。輒飛箋相示。賞音契合。旣感先生年來用心之苦。未嘗不

躍然以喜。悄焉以悲也。青簡尙新。而其人已亡。孤燈恍然。如見顏色。而國家興亡之痛。從容文酒之歡。夢影前塵。直同天上矣。乙酉季春。龍沐助謹記。

忍寒漫錄

籀公

晚近詞流。以高密鄭叔問（文焯）榮縣趙堯生（熙）兩先生最精筆札。寥寥短簡。風趣盎然。予與趙先生神交廿載。往還書問。累數十通。直至最近數年。始行阻絕。峨眉西望。輒爲神傷。鄭先生卒於民國初年。予不獲奉手。然絕愛其手蹟。吳友徐漢秋君。爲收集見贈。前後亦得數十通。內有致鄧秋枚（實）一札云。『一昨散帙寒窗。忽得戊戌秋夜舊製月下笛一解。時方信宿故人王給諫半塘前輩西齋。是夕急風飄雨颯然自西來。殘鐙相對。揮忽無魂。哀天難之橫侵。悲才命之奇薄。感音而作。不自知老淚之浪浪也。半塘極爲嗟異。此紙猶囊所書。十餘年竄置篋衍。不忍發視。今以寄奉秋枚先生。亦久要遺存之一端也』。吐屬悲涼。書法蒼秀。令人愛不忍釋。因思學藝皆與年俱老。不可以倖致。錄畢不勝悵望千秋之感矣。乙酉春盡日。

錢遵王詩稿續

虞山錢曾遵王

其十二（續前辛亥歲暮雜詩）

餘年榮落捲簾中。約略新愁半樹桐。鴉翅帶歸成子日。蠅頭凍老庶人風。未曾萬事惟除死。自斷殘生要送窮。極目長空虛指點。大江橫處一冥鴻。

其十三

白頭無恙魯靈光。七發文成二豎藏。盎盎爐香宜小閣。深深簾幙稱閒房。詩籤且莫求新句。藥裹終須檢古方。鄭重加餐還努力。春風兒女廓然堂。

其十四

端居風味轉蕭然。全脚胡床未肯眠。掃葉聲空圓昔夢。煮茶烟盡感流年。吟成白雪勞蝦夜。書就青雲送橘天。剔罷殘燈愁寂歷。半龕彌勒共安禪。

其十五

雪花短褐並離披。戰盡饕風跋扈時。先集未堪將策試。亂飄只是聽窗知。鷄窠翁進陪臆酒。驢背人耽砥礪詩。明日過雲尋宿好。野梅應有凍殘枝。

其十六

半生蹤跡類佃漁。素領飄蕭鷗鷺如。泉石膏肓矜蠟屐。風流罪過悔鈔書。梅魂台遺情消受。柳意全憑夢破除。爲報春光共流轉。早傳鶯燕到吾廬。

祝族叔湘靈壽

六十年華小劫移。藏舟于壑少人知。襄陽傳裏尋耆舊。雒水城東話歲時。月脇漏穿文虎筆。風心消歇酒醜卮。何須寶掌頻稱壽。自禮裴休真本師。

無題

瑣窗幽夢惜餘春。心事闌珊記不真。舞鏡迴鸞釵影動。私書烹鯉墨痕新。折來芍藥憐之子。瘦盡梨花別故人。燕自西飛鶯自語。晚雲閑葦綠楊津。

其二

扇後衫前浪得疑。香消半臂罷眠時。草薰陌上遊人屐。柳約樓中少婦眉。夜雨幾番花命薄。春風兩度燕相知。情塵如夢難拋却。六曲屏山蔽所思。

與馮硯祥話清流舊事

一笑天涯白首新。剪燈閒話恨窮塵。蒙莊老去非今我。楚志歸來猶昔人。但是相逢愁袞袞。何當惜別走

踐踐。啓禎舊事君能說。莫怪臨風易愴神。

暑夜

滄罷南軒返晚涼。水天閒話話何長。紗幮月漏梧桐影。團扇風迴茉莉香。匙薦金枕冰煨齒。壺傾玉瀝雪
膏腸。人間此福消難得。一枕浮生與世忘。

莪匪樓成以詩自賀

傾略雲霞得此樓。放閒天許老菟裘。琴聲靜泛西巖月。劍氣孤飛北嶺秋。跌宕墨莊真樂志。翱翔書口足
埋憂。花開花合憑闌笑。榮落人間幾度愁。

其二

舉几匡床位置新。超然燕處百年身。門週俗轍真成癖。架插奇書不算貧。煨芋爐邊尋舊話。掃花帚底勸
窮塵。虛窗檢點平生夢。只有閒雲是故人。

其三

綬花帷葉簇吾廬。暇日憑高興有餘。但覺窗中山窈窕。不論床下客何如。一筒藥可飛丹鶴。七里香能走
白魚。且縱雙眸視雲漢。餘霞天半接仙居。

其四

倚柱長謠述祖詩。繁華第宅後人悲。投簪東海休官早。解帶西園燕客遲。月扇徵歌消永夜。雲衣勾舞樂清時。笑他槐柳森然列。潘岳徒勞拙政爲。

其五

袖風吹入白癡軒。植立雙鬢與晤言。夢逐好雲來有迹。春隨逝水去無痕。麝香細細縈文練。響鐵泠泠喚梵猿。慚愧塵心終未了。飛瓊消息許誰論。

其六

難堪參差樓櫓橫。披帷歷歷見西城。照明臺畔雲初合。虞仲祠邊日乍晴。墜鵲翻枝高下影。餓禽哺果去來聲。異時文藻餘蕭瑟。悽斷江南萬古情。

其七

差跌塵勞始息機。弋人何慕冥鴻飛。支頤晏坐隨吾意。抱膝高吟與世違。月上軒窗風緩緩。雲生梁棟雨微微。那能將身入山去。朝市偏容大布衣。

其八

四十無聞有愧焉。端居流涕念吾先。掉頭黃葉荒三徑。仰面青松受一廛。兒子未精文選理。門人休發夢莪篇。遺碑陷壁時宜醒。袞袞箕裘豈浪傳。

有懷

倚闌延佇思悠悠。數遍飛烏總白頭。燈影壺觴追昔夢。酒痕衫袖過今秋。聞歌自合憐同病。却口何須頌獨遊。萬事到心衰甚矣。半年空上一層樓。

其二

飛走都窮三十年。客來重話姓劉天。偶然失意悲鸚鵡。忽爾忘形拜杜鵑。義感長沙齊卷甲。忠驅勃海競投鞭。菰蘆大有奇謀在。贏得先生坦腹眠。

其三

興盡悲來莽自矜。盈虛有數百無憑。將焉用彼人休笑。如欲求之僕未能。草楮不聞誅後至。倒戈那許射先登。銅盤滴罷劉郎淚。曾記秋風哭茂陵。

其四

緩帶褒衣却後身。閭閻揖讓歲時新。扶犁早定三分計。罷釣終爲一個臣。白雀久知天上職。碧雞還禱世間神。蒼茫欲究興衰理。又說南公漳水津。

其五

罷唱鮮卑勅勸詞。敷天屬望漢旌旗。崩山鐘應霜鳴急。沸水刀投浪吼遲。圖讖悉歸銅馬帝。義聲先布牧

羊兒。鼎湖留與幽人拜。要拓岐陽石鼓碑。

其六

日車劫劫下牆東。黍罷吹時酒一中。乍喜秦城開北斗。早知楚戍應南風。辛勤表餌謀方壯。匆遽丸書字不工。倚杖步欄休咄咄。有何怪事問天公。

其七

趙信城頭畫角催。幽魂私語拂雲堆。一時環珮留青塚。千歲琵琶怨紫臺。駝背月拋氍帳冷。馬頭塵逐革車迴。伶官擊笛渾如昨。誰替君王不盡哀。

其八

新添驛站羽書飛。擺撥驚傳又合圍。鹿走中原迷得失。龍興大澤決從違。踏翻雪窖橫行草。賦就冰天痛哭衣。憑軾有人凝望眼。巢車端合斂餘暉。

其九

舊日河山赤幟邊。分明道里下牢千。夔門夜合連營火。巴峽晨炊列竈煙。尾蹙魴魚窮未派。陣嚴鵝鶴護中權。歲星既已臨吳分。十世當興豈偶然。

其十

秋風搖落對荒城。一尺眉間報不平。江上敗蘆紆別氣。市中殘柳曳簫聲。回頭楚水經年拆。到面吳山盡木橫。自分衰遲難策足。要離墳畔擬躬耕。

其十一

水流東注與天遠。慘黷乾坤發駭機。九縣懸迴雙檠戟。三湘雲護一戎衣。議堂妙略虛清問。戰壘奇功實飽飛。何事橫江遲虎旅。不教破竹振兵威。

其十二

楚幕軍聲落烏烏。執兵釋甲踞公徒。但聞羊口真推好。敢道韓彭不易呼。地斥黃茅開列土。水連青草限重湖。臨風斟酌巴人淚。暗指滇雲使眼枯。

其十三

坦腹長謠思未窮。悲笳聲咽戍樓空。年光颯沓弓弦影。時事憤騰劍映風。頭責豈堪容處士。耳鳴安得困英雄。披星直上高岡立。太白應占此夜中。

其十四

又見危沙抱石頭。亂雲旌旆蔽江流。壯心激越歌長夜。弱骨飛揚哭凜秋。三尺劍邊刑白馬。五銖錢上復黃牛。中達銑倚無人識。獨看昏鴉赴暝愁。

其十五

白帝倉皇未暇論。餘黎也喜聽荒言。涕唇自結鑽刀誓。顰面難招復矢魂。豈有旌麾來棧閣。漫勞羽騎出荆門。南宮指日來圖頌。橐筆猶遺野史存。

冬日南頓村居卽事

短晷蕭條歲事空。人間何世曆頭窮。晴雲圍戶堯封外。荒菜分畦禹甸中。地僻不招聯翩客。村孤唯傍祝雞翁。紙窗木榻容疏放。睡足當軒日正紅。

其二

時危耕鑿不須言。偶愛幽棲避俗喧。對客點頭談老圃。背人叉手立衡門。月升遠樹鴉翻葉。霜飽枯槐犬臥根。積水淨兼寒岸闊。浮煙一抹認溪痕。

其三

村村農事報新晴。晚色柴扉分外明。瓦缶撥醅招近局。茅龕散帙伴餘清。性狂蜀犬來羣吠。技癢黔驢試一鳴。最是孤花宜晚節。疎籬點綴亦多情。

其四

淹留暫與世相遺。冬日田園事事宜。竹葉酒清香透甕。桃花飯軟滑抄匙。偶臨流水鬚眉澹。爲看橫山意

興奇。西隣人家閱遲暮。蓬門松火抗朝餓。

其五

收拾殘生信所如。歲貧何策謝樵漁。浮梁喚渡歸田峻。隔岸敲門鬧里胥。燒合荒原迷脫兔。寒深敝笥罩驚魚。可知是物關兵氣。老我蕭然慰索居。

其六

糠覈何嘗飽爾曹。白頭頽尾互勞勞。牛宮日暗催乘屋。豚柵風欹戒補牢。農爲艱虞顏立口。人能寒餓品方高。更憐索碗兒啼夜。怒吏呼聲似石壕。

其七

苦寒筋骨強扶持。海關山喧此一時。種豆歌聽勞者口。徙薪愁入穫夫眉。荒荒淡日垂簷薄。續續殘雲過水遲。滿眼兵戈悲未已。果然吾道欲何之。

其八

繩床竹几坐初更。遠思依依上短檠。溪口緯蕭前巷火。屋頭舂米隔牆聲。急觴拚廢殘年事。高枕無違此夜情。却想軍人嚴峻壘。寒風擊柝閉山城。

其九

滿村人語稻口邊。飄盡蘆灰小至前。宿霧半昏眠鴨地。冷雲平捲試鵬天。野航受客添新槩。古寺逢僧話舊年。夜半西風響枯樹。絮衾如夢擁高眠。

其十

閒坐茅堂理角巾。怕將心跡訴沉淪。知津皆是滔滔者。奉豎聊爲草草人。樹亞短垣依屋老。棘纏倒石口離新。此中若得真棲隱。堪笑頻年束縛身。

丙辰早春。雨中重過梅嶼梅花庵。主人留宿。追憶昔遊。悵然有作。

送盡生平感逝波。顛毛種種奈愁何。銜杯自惜燈前影。拊鉢誰傳門下歌。三徑春風來客少。一庭夜雨落梅多。憑將滿掬羊曇淚。洒向西門泣再過。

訪友（與友執別。已十五年矣。）

風雨鷄鳴悔此身。依然執手話斯晨。君看顏面疑生客。我指鬢眉辨故人。竹閣分題追曩日。草窗留夢哭殘春。前期共有詩篇在。俯仰興嗟迹已陳。

春日雜題

石城景物候鳴珂。春日春人中酒多。柳色晴分黃鳥路。花香暖漾白鷗波。樓前細譜堂堂曲。陌上頻翻緩緩歌。腸斷西遊少年事。咸陽趙李數經過。

其二

秋士傷春但可憐。東風藥裏感流年。半帆江影懷人夢。一枕山光贈妓篇。翠蠟烟消遲夜坐。碧紗香冷罷朝眠。笛聲吹斷羅浮月。管領梅花到鬢邊。

其三

駘蕩佳辰不自持。中心養養妬花枝。無端雙下閒情淚。有恨單描秀色眉。薄醉欲禁愁未得。輕寒偏與病相宜。長堤禿盡枯楊柳。只許春風燕子知。

其四

几榻蕭然鼠跡新。攤書滌硯過清晨。茶香正薰分烟候。錫鬚還憐乞火身。南浦人歸雙屐雨。東軒花放一壺春。從茲會得閒間趣。不欲真辜頭上巾。

其五

次第春光出禁城。西山障子麗人行。微微雨裏花枝重。習習風和柳絮輕。青瑣鸞窺虛沼影。紅韁馬噴過橋聲。半篙水漲橫塘闊。無數遊船帶晚晴。

其六

玉屏行酒綺窗深。真覺華筵直一金。香雪結成公子珮。幽蘭枯死美人心。醉拈紅袖拋新令。笑指青山說

好音。忽憶西陵松柏路。輕車何日度花陰。

其七

步屣山溪日未斜。名園綠水路交加。甘蕉獨障當風葉。病樹猶添隔歲花。斷岸短橈漁父唱。繚垣清磬道人家。探春不覺歸來晚。棲遍城頭接翅鴉。

其八

幾年萍跡託紅樓。一餉貪歡續夢遊。時序浪占通德袖。春心徐蕩蔡姬舟。櫻桃樹下偷彈淚。杜宇聲中誤轉頭。寄語多情莫相誚。河陽仍似舊風流。

周隣菴移居鳧溪。扁舟往訪。賦詩見贈。依韻和之。是日立夏。晚攜尊酒同飲二丘堂。追思徐元歎。并話當代詞人。

惜友留春到四更。亂煙破曉散初晴。窮將詩品移家住。老愛交載酒行。入座花香衝泛蟻。隔簾樹色選啼鶯。尋思落木庵中話。却笑詞人易得名。（落木庵元歎舊居）

附立夏日喜過王見過

周葵

銜壁燈花待五更。隔林鐘鼓報新晴。故人遠道扁舟至。昨夜殘春卷幔行。柳絮飄零粘素髮。樹陰口匝長初鶯。與君共話居山意。許世從來并辟名。

戊子暮春。與毛子晉定交尚湖舟中。今年長日。復登汲古閣。悽然懷舊。書此以贈。
餘年身計類癡頑。但說巢書硬啓顏。投分夙推僑口好。論交真託紀羣間。披帷喜覩斯人在。接席欣同此日閒。還倚涼風登快閣。一聲羌笛暗相關。

孫赤崖兩還。喜而有作。

世路風波等劫塵。天涯往事各沾巾。那堪重理生前話。恰是相逢夢後身。警眼俄驚城郭改。掉頭虛嘆市朝新。憑君念我衰遲甚。萬事叢殘不具陳。

戊午上巳。同諸友集述古堂。酒闌有作。

冥冥花霧暗江鄉。檻外雲興舊草堂。投分君能推石友。論交我欲削山王。琴繁自應書籤響。酒勁偏依墨瀋香。却指青松談往事。卅年蹤跡悔思量。

其二

風雨蕭蕭一病身。淒然顧影惜餘春。吟成好句酬知己。改得新詞送故人。品到窮來留傲骨。交于淡後見情親。白頭悔殺吾生晚。半刺何勞恥賤貧。

送黃御遠還泉州

四載情深語笑中。首途戒旦逐飛蓬。年光杳滅弓弦影。時事憎騰劍映風。但說分張餘別淚。轉緣留滯惜

行蹤。欲知此後類相憶。目斷秋天雲樹空。

小村

籬落參差江岸斜。小村人語兩三家。籊含野士窗中竹。藤掛漁翁屋後花。隔岸女郎呼鬪鴨。傍溪兒子學撈蝦。牆東古廟無僧住。一樹寒烟幾點鴉。

晚次富春

兩岸青山送我行。舟人指點富陽城。低低白塔迎帆影。淺淺黃沙咽櫂聲。鳥下迴汀殘雨歇。鴉歸別浦斷虹明。離口口落憑誰語。絃管江樓動客情。

桐城道中

桐君何處訪遺蹤。秋水蒹葭逸思同。客路總行屏幃外。人家都在畫圖中。盤渦浴鷺窺遊子。曠野饑烏狎老翁。回首空山雲霧渺。戍旗高颺驛樓風。

釣臺

高風千載說魚竿。競指雙臺是釣壇。七里瀨催征棹發。一溪雲護客星寒。峻嶒石面空亭路。辣闢山頭古木殘。轉笑虛名勞物色。不求聞達滿長安。

蘭溪沽酒宿張坑

蘭溪口棹意何長。浦樹汀烟共渺茫。樓榭地形喧近市。城壕波勢蹴浮梁。家家水碓崩雲影。處處山田轉夕陽。記取停橈沽酒夜。滿杯春露菊花涼。

莖草庵訪廬山遠上人。遇雨久坐。假蓋而歸。

僧寮靜對有餘清。世智凡心覺漸平。宴坐恰如將雨至。劇談偏喜惠風生。半瓢分得茶千葉。雙屐移歸草一莖。相約匡廬看瀑布。遠公須在虎溪迎。

章江

章江一望思茫茫。楚尾吳頭接大荒。飛雨晚催山色暗。落霞晴帶水聲長。漁翁網別高低樹。賈客帆移上下橋。寂寞夜歸呼酒坐。無人離畔說干將。

偶逢戴受蒼。話舊惜別。受蒼同覺遠送予舟次。期中秋重晤於秦淮。

忽漫逢君話舊遊。依依心曲遡江流。幾年睽隔嗟存沒。此日分張惜去留。戀別僧過雲水渡。送歸人上夕陽船。秦淮若得重相值。共踏槐花一遍秋。

寄友

記得行杯勸別筵。荷香分袂又三年。一身老去談詩史。四海窮來玩易箋。作客意消芳草後。懷人句好斷

雲邊。風檣今日難迴棹。搔首蓬窗獨泫然。

夜半過燕子磯

白頭浪裏片帆飛。月下橫過燕子磯。孤枕河山雙短鬢。扁舟天地一逢衣。空潮寂寞危城在。敗堡荒涼故壘非。最是酒悲人倦臥。半江殘夢苦思歸。

五言絕

題圓沙居士畫冊（小昭坐石間。手把書一卷。）

傳神阿堵中。意不拘形似。書背透眼光。莫良於眸子。

其二（羅漢菊二枝。一名僧鞋菊。）

床頭雙履在。新樣出梁家。解脫名何美。祇宜贈此花。

其三（桃實二。兼列殘核三四枚。旁擲數珠一串。）

有桃且食之。核亦未忍棄。一百八數珠。不會喃喃地。

其四（飄梧八葉。其七有桐子。）

榮木經秋老。猶餘霜露文。據梧一長嘯。何處訪桐君。

六代雜事詩

甲申六月既望冬榮叟俞陸雲

序

昔年在 先祖書案。見有贈六朝遺事一冊。其姓名及所述之事。歲久忘之。僅憶所刻爲仿宋體字。約二十紙耳。甲申夏日。炎風甚熾。槐陰追暑。流覽載籍。取六代遺事。仿厲樊榭南宋雜事詩之例。爲六代雜事詩數卷。靜院無人。手把一篇。與晉宋諸賢接巾裾於千載之上。若不知兵火之彌漫於世界者。作無益細事。遺憂患餘生。亦聊以自怡耳。俞陸雲識。年七十有七。

晉代

西風催浪下纛。降表淒涼泣路窮。遺恨應同陳後主。江南回首月明中。

吳主孫皓。命薛瑩撰文。上於王濬王渾請降。其文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河。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暗劣偷生。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皇。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宏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見王濬傳）

壁壘森嚴細柳營。諸郵鹿角密排成。豈容小魏跳梁走。聽取當頭棒喝聲。

今日當將作四千人。爲三軍。作營塹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作鹿角。塞諸郵漏處。當教諸圍上守。守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倍倍之。（宣帝教 見太平御覽）

平吳力戰數三雄。鼓吹榮旌騎督功。更憶元勛羊太傅。鄉君高爵賜閨中。

吳國臨戰。牙門將張泰。黃辰。騎督恭母倪。勇捷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泰辰已亡。今倪獨在。昔伐蜀有小功。斬牙門將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一國而有未得鼓吹者。臣請聖詔。賜倪鼓吹。存錄猛將。以盡武人之力也。（王渾表） 太傅羊祜。夷曠世之寇。拯生民之患。功烈宏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告祐廟。昔蕭何夫人。漢封爲侯。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絹萬匹。（見湖北通志羊祜碑文 武帝詔）

仲謀雄略踞金陵。兒子誰知似景升。龍虎江山輕一擲。拜恩翻感賜金縢。

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匹。（武帝詔 見吳志嗣主傳）

漢宮傳燭久烟消。拜賜侯門事已遙。留得尙書寒食散。良方遺愛話前朝。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

也。（愍帝論 見世說）

名藩珠履絕遺塵。斑竹江妃淚點新。猶恐殘魂招未得。翻勞明詔禁埋神。

晉中興書。東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帝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

。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是埋神也。其禁之。（文帝詔 見太平御覽）

布被蕭然老此身。求官碩鼠豈無人。生平一吐清高氣。萬乘親臨諒我貧。

賀循冰清玉潔。行爲表俗。位處上卿。而身居被服。蓋周形而已。屋宇才蔽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

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元帝詔 見晉中興書及初學記）

魚水君臣氣誼投。湯頰四順疾旋瘳。兩全義不傷廉惠。錢布親求外廩牛。

臣家裏應用一純牛。屢市。皆不如意。外廩牛中。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匹布。乞買此牛

。超病。請給四順湯。（劉超表 見太平御覽） 此牛不足賣與。宜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

受一賜。今此牛必不復受。可聽如所啓。（明帝詔 見晉書本傳）

霸業江東警電過。殘黎只合老巖阿。興朝儘有新纓冕。空谷還尋舊斧柯。

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後。有

能纂修家訓。靜己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明帝詔 見太平御覽）

爭傳恩令下昭陽。喜溢窮檐五斛糧。更有憂時親減膳。兩朝宮史並流芳。

頃日食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己思過。未盡其力。其賜百姓窮者。入五斛米。（褚后令 見孝武帝紀）
戎車屢警。黎元阻飢。而御膳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何后令 見穆章何后傳）

繡轂明妝洛水濱。朱櫻細李薦時新。神泉洗出芙蓉豔。可似華清賜浴人。

洛都之物產。果則銅馬朱櫻。房陵細李。豹祠赤杏。胡並丹柿。瓜則桂枝括樓。綠瓠青肌。市則疆里開塵。肇建三市。列肆雲連。修層高峙。若暮春嘉禊。上巳之辰。貴賤同游。齊輪方驥。麗服靚妝。祓乎洛濱。流芳塞路。水則雞頭溫水。魯陽神泉。不蒸自沸。爛毛淪卵。煮絹濯鮮。以療瘵病。功邁藥石。（王虞洛都賦 見北堂書鈔）

河鯉江魴總不驚。臨流空有羨魚情。掉頭漁父滄浪畔。鼓枻悠然唱濯纓。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漁器。不輸十匹布。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以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王胡之與庾安西牋 見太平御覽）

金石齊鳴侍至尊。旌麾前殿舉黃門。無聲鹵簿宮廷列。知是天家帝后婚。

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鐘鼓常用。非樂也。皇帝乘輿。闔闔掖門。鳴鐘鼓。所

以聲告內外也。至尊升殿。黃門侍郎舉塵。作宮懸金石之樂。禮云。婚禮不作樂。今議皇后婚禮大觀。不應鼓吹。殿庭設鹵簿。備儀而已。（王彪之議 見通典）

累疏辭官退志堅。君恩未許遽歸田。二疏畫扇姑題句。便抵陳情表一篇。

余自求致仕。累詔不聽。因扇上有畫二疏事。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二疏畫詩序見北堂書鈔）
采筆誰將漢畫臨。講堂遺蹟未消沈。帝王冕服莊嚴甚。廉蘭屏風趣較深。

漢和帝時。講堂畫三王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彼有能畫者。欲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

（王羲之書 見羲之集） 下官乃勸令畫廉蘭於屏風。（王羲之與殷浩書 見北堂書鈔）

珠解泉分筆勢精。江南王謝擅書名。東山絲竹娛情日。花下何人按小笙。

真草所得。極爲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知君嘗得小笙。今見笙者。皆不以爲佳。恐不能好也。

。（王羲之與論筆與笙書 見羲之集）

學衛真書費苦求。更師梁鵠與鍾繇。渡江自悔蹉跎甚。待得成名已白頭。

王右軍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蔡邕三體石經書。又至許下。見鍾繇梁鵠書。

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山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耳。仍於衆碑學習。時年逾五十矣。（王

羲之學書之先後 見法書要錄）

鴻都兔穎最精純。趙國霜毫亦足珍。金寶琉璃誇麗飾。臨池輕便愛湘筠。

漢時。諸郡貢兔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綠沈漆竹鑲管。遺王羲之者。愛玩多年。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寶。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採毫竟。以麻布裹柱根。次第上毫。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晉代製筆及王羲之所用筆 見筆經及初學記）

鍾繇遺墨尙龍騰。名論千秋筆勢稱。卻爲右軍真蹟借。蘭亭蠶紙入昭陵。

宋翼爲鍾繇弟子。從爲學書。繇斥之。太原中。有人於許下。發鍾繇墓。翼得其筆勢論。遂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折過。筆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之墜石。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如足行之趨驟。依此學法。名遂大振。○（見法書要錄）

佳果珍羞並致難。蒜條新栗佐杯盤。北方脯與吳興鮓。便少冬桃足飽餐。

王羲之以果脯等贈人書云。今以北方脯二夾。吳興鮓二器。蒜條四千二百。橘子可噉。又得新栗。此院冬桃。不能多得。（見張溥集帖中羲之帖）

天朗風和足騁懷。詩囊酒棗各安排。賦詩卅首誰傳誦。醉臥蘭亭罰亦佳。

蘭亭脩稷。不賦詩者罰酒。王羲之臨河序云。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見劉孝標錄蘭亭序後一段）

合樂聽歌判濁清。短長律調辨分明。知音賴有中郎將。尙憶前朝受笛聲。

校試律笛。中所出御府銅管。二十五具。太常樂部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名題尺寸。是笛律也。聞協律中郎將列和云。昔魏明帝時。令列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名。則不可知也。（荀勗奏 見藝文類聚）

春露秋霜勸孝思。金爐靈鶴晝遲遲。一年蒲薦更笙綠。又是神祠夏祭時。

宗廟四時之祭法。香爐。四時祠座側。皆置也。冬祀。用雉腊兔腊。春祀用大豚。春夏秋祠。皆用蛸血。四時之祠。皆用苦酒。以蒲平薦。布綠朱章。夏日。則加以笙綠。（見北堂書鈔）

風漪八尺簾紋平。異品犀皮鏡領精。更爲君王消永晝。花前長笛奏雙聲。

庚翼贈物與燕王書云。今致朱漆鏤三十張。絳碧畫幃黑氈百副。長鳴笛一雙。襦鏡一領。兜鍪百副。孔雀氈二枚。鄧百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鏡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致之。

今致八尺丈二細桃枝簾十枚。黃蕙雙文簾二枚。黃蕙獨坐雙文簾一枚。（見初學記及十六國春秋）

嬉戲妨公禁令明。搏蒲擲馬寂無聲。東山未礙圍棋局。淝水功能一戰成。

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勳相剋。非爲治之本。自今。搏蒲擲馬。諸不急戲。皆宜斷之。

庾翼答書曰。今惟許其圍棋。餘悉斷。（庾翼答于瓚書 見藝文類聚）

賞音今古數牙期。瑜亮同時各振奇。贈藥更聞羊叔子。兩賢相敵亦相知。

羊祜贈吳都督陸抗藥。並致書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亟。故相致。（見陸抗傳注）

引漢晉春秋）

聘后儀文重絹繒。大璋良馬史無聞。何如高后當年制。曾費黃金二百斤。

魏氏故事。天子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

。夫人。黃金五十斤。魏聘后。用絹百九十四匹。晉興故事。聘后。用絹三百匹。（見宋書禮志）

堅軟良材選琢時。更加膠漆采文施。惜無古製存遺硯。金鐵曾聞鍛作池。

采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

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傅玄硯賦 見藝文類聚）

馬上琵琶欲斷魂。嬋娟絕域嫁烏孫。哀音更訴長城怨。彈向秦時舊月痕。

世本不載作琵琶之始。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載琵琶箏篋之屬。作馬上之樂。今觀琵琶之爲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秦代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鞞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傅玄琵琶賦序 見宋書樂志及通典)

岱雲湘月極蒼涼。寂滅號鐘與繞梁。莫撫冰絃彈古調。賞音無復蔡中郎。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爲至和之主。古琴之著名者。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王有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琴曰綠綺。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傅玄琴賦序 見北堂書鈔)

圓甲徐生六氣涵。瓜分五色味芳甘。品題絕妙形容語。一齧搖頭竟至三。

瓜有各種之色。調土下種。圓甲徐生。育以人功。養以六氣。白者如素。黑者如黠。黃逾金縑。青侔含翠。舊有蜜筩及括樓。嘉味溢口。一齧之頃。至三搖頭。細肌密理。多瓢少瓣。青野奇偉。豐旨絕異。(傅玄瓜賦序 見太平御覽)

風雅王公愛幅巾。改裁縑恰未嫌貧。誤行莫笑荀文若。觸樹成歧效後人。

漢末王公名士。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擬古皮弁。裁縑帛爲恰。合於簡易。至今猶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恰本未有歧。荀文若巾行觸樹枝成歧。時人慕而效之。因而勿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夾。初婚冠禮亦用之。（傅子遺文見宋書禮志）

笛律精深受列和。審音清濁教坊多。倘聞舊曲孫娘唱。便抵吳姬暮雨歌。

魏晉之人。多善聲律。列和嘗受笛律。辨音之清濁長短。教居坊之學者。朱生善琵琶。孫氏善歌舊曲。雖伯牙妙手。吳姬聲。無以加之。（見宋書樂志）

妾婢時妝曳綺綺。市兒玉勒馬蹄蹄。鮮衣美食嗟奢俗。頗憶尙書儉德高。

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駕肥。昔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令。今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傅咸上書 見太平御覽）

頰色渾如醉面醪。傅咸妙筆善描摹。畫圖藉示妨賢戒。文仲含慚侍卞和。

昔有畫卞和之像。雖具其事。而泣血殘刑之刑。情爲淒然。以爲臧文仲知卞和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爲證。相去遠矣。戲畫文仲像於卞和之側。特亦其面。示猶有慚色也。（傅咸畫像賦序 見太

平御覽

上公品制重三台。特進隨班執壁陪。知是尙書將奏事。銅刀介士兩行排。

公品居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今特進宜執壁繼公。尙書奏事。

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刀。各一枚。（傳咸奏事 見北堂書鈔）

廉事官威任意加。敲殘甌粥與杯茶。白頭老婦當街歎。不及曹婆賣餅家。

聞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無可爲。夫市中可賣餅。而獨禁茶粥。以困老嫗。

何哉。今宜禁市人作損害事。（見傳咸集）

百怪潛形避水犀。奇光牛渚照江隄。森然玄角寒芒射。尙有餘威號駭雞。

世稱駭雞之鈎。聞之父常侍公曰。犀之美者。角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犀角作鈎見遺者

。乃爲之銘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表露以角。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

莫觸。（傳咸犀鈎銘 見藝文類聚）

山勢臨江百丈雄。獸羣惶顛路難通。村翁扶杖談遺事。神鹿飛行竟絕蹤。

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高百餘丈。互帶激流。羣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泅過江。行人見之

。秉刀競逐。謂至山壁下。必可得鹿。乃忽然若飛。超岡而去。遂名此山爲白鹿山。（袁崧白鹿詩序

見藝文類聚)

分取于將贈所思。神鋒躍冶事誰知。幸歸博物張華手。雙劍當逢合并時。

雷煥爲豐城令。於縣獄屋基。掘土得石函。中有雙劍。並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送一劍與張華。留一劍自佩。華報以書曰。詳觀劍文。乃于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見張華集)

酸棗河邊叩梵宮。韓王聽訟訪遺蹤。也如懷古臨東郡。指點荒臺說衛公。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廢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處也。臺高十餘仞。雖樓榭泯滅。而基廣如山邱。昔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崇隆。驕盈於世。以鑒來今。爲作賦。(孫楚韓

王臺賦序) 東郡有衛靈公臺遺蹟。(見李德裕東郡懷古詩石刻)

衛綰曾頌六劍榮。緹巾珍襲等瓊瑛。日臨仙掌趨朝際。未敢輕持障面行。

孫楚受障日之賞。作謝賜牋曰。大恩賜障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隆。昔衛綰賜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愛而藏之。(見太平御覽)

垓下虞兮視死輕。七姬一節願傾生。英雄戰歿嬋娟殉。何事君王強迫行。

昔東吳陳武戰死。吳主孫權。以其愛妾殉葬。古三良從殉。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以之偪仆

。禍福之報。如是之效。孫權仗計任術。以生從死。宜其世祚促也。（見陳武傳）

忍寒漫錄

籀公

予篋中所存趙堯生先生書札。得暇擬彙錄一通。公諸同好。茲先錄冒孝魯兄見示堯翁寄其尊人鶴亭先生一札云。一鶴亭先生。昨瀛公招飲。出示喬梓新詩。不覺快飲劇譚。狂奴故態復作。今日雨水節也。果得細雨。遂勉強奉和。老年知舊。不免性命相依。工拙誠不計矣。山腴辟居鄉縣。音問久乖。桑梓諸沙。臨筆三歎。卽頌興居百適。庶再拜。一又得冒君孝魯詩卽寄其尊人鶴亭翁云。一索居聞喜鈍宦存。異代山舍古木尊。生日記將三月望。同僚招得幾人魂。衰年了不殊哀樂。信史無堪記怨恩。有子真爲不羈馬。詩才青海出龍孫。時爲已卯小雪前。先生年七十三云。

雙照樓遺札

番禺汪兆銘精衛

與龔楡生

楡生先生惠鑒。奉誦手書並大著。佩仰兼至。彊邨師葬事未竣。至用罍懷。弟與右任先生談及。尙無定議。如彊邨師在日曾營生墳。則誠宜遵其遺志。未可擅作紛更。世變方殷。安靈宜早。誠如尊論。如窀穸有期。尙祈示知。俾得稍盡棉力。是所至感。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弟汪兆銘頓首。七月廿二日。（二十一年自南京行政院發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楡生先生惠鑒。獲誦手書。敬承一是。彊師葬事。銘以遠道未克參加。至爲歉疚。付印遺書。竊願隨先生及諸先生之後。稍盡棉力。茲敬捐肆百元。應匯至何處。便祈示知。是所至荷。捐冊附還。並祈察收。循誦大作。超超元著。期望之深。則徒增內慚耳。諸事冗雜。未能屬和。至歉至歉。專此敬候台安。弟汪兆銘頓首。四月五日。（二十二年自南京行政院發寄其如暨南大學）

楡生先生惠鑒。病中屢聞樹人仲鳴諸君述及先生相念之篤。至爲感紉。一月八日手書。久未裁答。抱歉尤深。弟因新創引起舊疾。纏綿數月。顧此失彼。心實厭倦。又不能不有以處之。最近始決轉地療養。如獲平復。把晤有期。前此曾聞先生慨然有三百年來詞選之議。至繫心曲。未知近日泉比之暇。曾否有所區畫。倘因風便。稍聞緒論。實用感慰。病中作書。潦草殊甚。尙乞鑒恕。專此敬請著安。弟汪兆銘

頓首。二月十七日。（二十五年自上海安和寺路發寄廣州東山）

檢生先生惠鑒。頃奉八月二十四日賜書。敬諗近狀安善。至慰。弟在四五月間病頗劇。惠書久不報。罪甚。弟心臟病經醫斷爲流血過多所致。（當時三傷雖非致命。然流血不止。歷時三十餘分鐘。故頗有危及生命之可能。加以兩次開割。故流血尤多。）累月調養。幸已粗痊。歸國之期。當不在遠。可以告慰。承示「決意留申。專心纂述。」聞此消息。至爲欣仰。前讀大選詞集。精而不失之隘。博而不失之濫。深用傾倒。固知此次選一代之詞。必更有深識獨見。如胡展堂先生詩所稱「嘗愛古人尊所學。更爲後輩廣其途」者。無待弟芻蕘之獻。若憑臆見。妄加論議。則以爲古今選家所持標準。似不出以下數者（一）確立標準。合則取之。不合則去。且嚴於門戶。排斥異己。惟恐不力。論其獨標一義。確示兩鍼。固其所長。然其弊也。強人就己。甚至對於宗派不同之大家。盡遺其菁華。而獨取合於己者數首。此不惟失之隘。且褊亦甚矣。朱古微先生專精夢窗。而於文芸閣雲起軒詞。推摺備至。絕不持門戶之見。此老襟度學識。真足佩服。

（二）專務博綜。網羅弘富。固其所長。然漫無抉擇。其最大弊害。爲以詞傳人。此爲詞史計則得矣。而不合於詞選之本旨。以詞選之目的。原在示人以模範。而非爲其人傳與不傳計也。

（三）專錄數大家之作。而其他悉屏而不取。此於示人以模範之旨適合。然遺珠之歎。必所不免。使取

唐詩而專收李杜諸大家之作。則崔顥黃鶴樓之詩不傳於今。豈非遺恨。

(四) 雜以聲氣應酬之私。此不待論。其他尚有數者。亦不遑列舉矣。

以弟之愚。以爲選一代之詞。宜以落落十數大家爲主。於此十數大家。務取其菁華。使其特色所在。爛然具陳。俾學者知所模範。(絕不持強人就己之見。苟於心以爲未當。附以批評可耳。)於此落落十數大家之外。如有佳作。亦擇其尤精者選之。(或爲附庸。或竟獨立。皆可。)以爲之輔。如此或可兼收衆長而去其弊。愚妄之言。未知能不爲高明所笑否。

尙有數語。亦附錄於此。「尊所學」尙矣。然知尊而不知所以尊之者。亦未爲得。例如男女相悅之辭。爲文學之起源。自三百篇以迄於五代。言情之作。大家不廢。及宋則欲「尊詩體」。大家往往於所爲詩汰去言情之作。而一發之於詞。此於詩未爲尊。而於詞則未爲褻也。近來又有所謂「尊詞體」者。欲於詞中刪去言情之作。此真乃不可以已乎。(周止菴氏似未免此弊)。竊意詞選於此。亦似宜留意。淫蕩之作。固不當取。若夫緣情綺靡。則含英咀華。正當博搜而精取之。亦不必爲「外集」「集外詞」以強生區別也。未知高見以爲何如。以上皆隨筆亂寫。並未留意修飾辭句。敬祈一笑置之。且切勿示人也。承索閱近作。病中無以應命。僅抄詩一首呈正。專此敬請文安。弟汪兆銘頓首。九。十五。

印度洋舟中 三月八日

雙照樓遺札

多情燈火照更殘。露氣微生篔簹寒。自被瘡痍常損慮。轉令魂夢得粗安。蒼波熨月無微摺。碧宇捎星有密鑽。雅奏雞鳴風雨曲。悄然推枕起長歎。（三十五年自法國寄上海極司非而路）

榆生先生惠鑒。昨接塵談。至爲快慰。夜間披讀大著緣起。情深文明。華實並茂。佩甚佩甚。鄙意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現在全面和平尙未實現。『中興鼓吹』四字。似太弘大。固知凡讀大著緣起。必不有此誤會。但恐一般人望文生義。卽作別解。可否易爲同聲月刊。亦卽緣起中開宗明義之語也。又初辦月需若干。亦祈計及。初基不嫌其狹隘。但求其穩固。而不受牽掣。不虞中斷。未知尊意何如。此上敬請大安。兆銘謹啓。八月六日。（民國二十九年）

榆生先生大鑒。奉手書並大作。佩敬兼至。編輯凡例。精當無倫。鄙意將『或關係民生疾苦』句刪去。詩有賦比興之分。原不限於一體。且恐千篇一律。轉成爲變相之應酬文字。如宋人之以理學入詩。近人之以社會主義爲詩。說理不如文言之深切詳盡。而抒情技術。概置不論。此亦詩道之憂也。在詩言詩。對國家民族之阡危。民生之疾苦。自然流露。斯爲得之。『清新俊逸。富有熱情』。似已包括一切。不必再列舉矣。未知尊意以爲何如。懺翁函二封均已收到。容遲日作覆。專此敬請大安。兆銘再拜。八月二十三日。

再者弟前函所云獨力主持者。指先生自出己意。（在編輯方面）選材標指。不受牽掣之謂。至於集資舉事。（在籌款方面）取精用弘。固多多益善也。又及。

（未完）

海日樓遺札

嘉興沈曾植子培

與謝復園

大文尙未得澄心細讀。書則古懷逸思。遠挹潘鄧。閱其藩籬矣。然佩之至。可知解悟非難。平日積功累行。乃至要也。請再作數紙見示。勿吝。

安危大臣在。何必淚常流。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吾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緝。

石卿仁弟閣下。別後屢牽手紙。病懶未復。至以爲歉。愚自入夏以來。困於濕氣。百病叢生。久而驗爲水土不宜。適會封弟歸來。乃定滬上賃屋避暑之計。願亦不能常在滬。隨時往來。以換天氣而已。北人歸北。理在不疑。本擬端節後行。而兩弟偕歸。聚首難得。遂復變計。與封弟縱談道藝。意有所會。未嘗不思閣下也。太夫人大事竣工。相助忻慰。文事屬腹稿者屢。而尙未能落紙。久負諾責。撫心爲愧。公詩有骨無肉。須從句法著意。(韓之奧。杜之雅。黃之峭。)書則行楷筆法。當截分兩途。學信行絕無入處。不知仍須裴柳。乃能楷薛也。行止機會。究竟若何。入都時能先示一信。約地相見最好。登甫遇諸滬。似亦不甚得意。都中在官吏過度時代。一切現象。大抵諸公官星之變現耳。企候續音。卽請道

安。不具。植。七月十三日。

石卿仁弟閣下。屢奉手書。快如面對。書法蒼健。筆勢時見一二。尤可喜也。賑務既無多事。禫除禮竣。幸望速來。專泐敬問著祉。乙盦手奏。九月十四日。

石卿仁弟閣下。得手書。知初八來禾。且喜且悵。喜其來而病其遲也。料滬上多留之日。必終從晤聚日中扣除。亦無可如何耳。弟初七赴杭。請公初八徑至杭州。盼甚盼甚。此間日祉。植。初六日。

一別經年。時從仁先處略聞起居近狀。天不絕人。爲公留此一席脩羊。卽爲閩閩子弟留一綫元氣人道種子。勿輕視之。海上得一陳仲遠者。嗚音瘖口。力張孔教。志意堅卓。極爲可敬。茲寄上其所著書一冊。閱之當有同然之感。兄久滯此間。極意擲節。而殊渺成效。念此身本從艱苦來。木落歸根。亦固其所。滄海橫流。視宗無驗。萬物同盡。我獨有異於物乎。公書卓然成就。傳後可期。第鋒穎太露。擬諸古人。所謂散僧入聖者。將來或守駿以跛。或返虛入渾。時節因緣。或非自主。多鑑多擬以待之而已矣。旣寫鄭文公。卽當並參煙鶴閣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氣者。形質爲性情之符契。如文家言。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近詩亦卓雅入古。此是讀韓之效。益宜數數爲之。刻意摹其句奇語重者。公凡事以魯得之。而所得多本望之外。是最可喜者。可以自怡悅矣。

得長箋。快如作竟日之談。時適康長素在座。此君性不讓人。見書亦把玩不置。蓋渠於藝舟雙楫用功。

與梅牽蘇愈純任我見者固自不同。合肥劉訪渠謂臨鄭文公一直幅。在對聯上微有道士風習。此亦有淵源語也。鄙以史晨貢諸左右。以公新見鄧屏。冀有參悟。爲隸計。非爲楷計。後見來書。多以史晨波發入楷。此入方便門。故謂不若仍參石門。非史晨時髦也。鄧氏所謂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通風者。政指史晨選密處言之。豈時人所能窺見萬一哉。訪渠亦正有慨于滬上議論之雜也。公詩學昌黎一二卽佳。無所依傍。卽不得手。來稿略爲點定。西湖一章。雖塗乙過半。猶爲原韻所拘。若清出後。再尋昌黎詩。句摹而字仿之。當更有樂處。試于暇日尋之。句摹字仿。是章實齋自道平生得力語也。

石卿先生如晤。別後三得手書。拳拳雅懷。彌軫離感。鄙今歲外狀如常。而神明自覺衰損。得大解脫。亦復無憾。所未忘情者。二三知己寥寥天壤耳。足下擇善固執。深造自得。守先待後。斯文攸寄。神之聽之。道不終窮也。文藝末事。顧亂世幽國。所藉以寄茲微尚者。舍此末由。平世有儒林文苑之分。貞元之際。儒道且藉文以存一綫。議論風旨。所以不可自貶降也。海上爲首惡之區。一言一字。不可不嚴爲分別。士大夫而爲海上俗論轉移。則失其所以爲士矣。足下須記吾言。他日請驗。書聯寄至。適當回禾束裝之際。匆匆一閱。未能細玩。約計似分兩種。一微有肉。可娛俗目。一純以骨勝。本色字也。(分書正以不當行爲佳。史晨且置。仍時玩石門頌可也。)以尋常論。或謂肉勝較可利行。然滬上嗜好。非吾輩所能測。梅齋初上亦落寞。後得東洋賞識。生意乃漸旺。古微學書亦不踴躍。吾輩不可以此介意。

。尤不可以此瀾入書評也。尊太夫人事略。屢經遷居。倉卒竟遍尋不得。比來頗思屬筆。幸望更抄一分見寄。前一信從楮理堂處交來。未解其故。泐請道安。植頓首。四月初二日。

虞書渾渾。夏書噩噩。揚子雲氏之觀于書也。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昌黎之觀于書也。（今人所謂崛強。）合此二義而書之文見。昌黎文之得力于書者亦可見。知昌黎文之得力于書。則知昌黎詩之得力於書矣。（古言古字宜留意。）詩道性情。由之而生風趣。太白以放逸爲風趣。杜陵以沈摯爲風趣。並出于風。韓公則出于雅麗。義山詩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滄波濤翻生民詩。已兼詩書言之。昌黎儒道自任。多莊語。莊語而不爲大公家義。（見李習之文。）書之爲効可知矣。（公儒者。尤不可不知此。）

尊書已自成體。祇要多觀古人論書之言。得其會通。功在筆墨外也。近有會於心正筆正之語。蓋柳氏晚年心得。究側勢後。不可不知此。學大王草。觀其筆筆皆斷。學小王草。觀其筆筆皆連。其爲點畫狼藉則同。而斷續宗漢。連乃開唐。弟筆性特與北海中岳近。則學小王宜。然大王古法。不可不知。弟操行是後漢獨行傳中人。於書亦然。古所謂散僧入聖者。白雪之音。終不似箏琶悅耳也。關先生志。檢交仁先。石卿仁弟足下。寐斐頓。廿五日。

草書用筆。略緩於真。極是。所書見筆力。但無結構。故無古意耳。結構必於右軍書勤加察擬。子敬顛素。皆放筆右軍也。右軍是草隸。石卿仁弟足下。寐上。

石卿仁弟閣下。連得書。未復爲罪。此雖積習。而自去臘以來。脾泄所困。倦極多睡。一切事無興致。殆俗語所謂老熟者已。新春維起居如意。寄來一聯。已交仁先。隸法清逸而飄搖。波發皆合。以此應世。財源漸涸。品格亦不傷。極好。王嗣井歌。昨日爲公點染一過。而今日書來。遂卽寄上。寄李道士詩。中間總覺差些。請再思之。拙作關先生割記序。已入覽否。請爲我一評。於漢何似。于宋何似。本朝誰似也。仁先常相見。見必話弟。渠近日詩極銳進。又致力於詞。天資誠高絕也。寶慶曾士元。小楷精極。殆自祝京兆後四百年來第一人。乃不能作行書。故弟行書切須自尋位置。張濂卿言。我學篆隸諸法。一切入之楷書中。此言可味也。山谷用筆法楊少師神仙起居注。亦可覽覽一參。此問日祉。寐叟上言。正月二十八日。

石卿仁弟閣下。得手書。喜慰。文壇劇佳。詩尙未得手。病在無句法。蓋詩家句法。卽書家筆法也。昌黎句法最備。不可不熟參之。寄梅道人詩。筆剛情柔。昌黎集中亦有此體。試尋之。泐請著安。植。別後惘惘若有所失。謝公中年與親友別。尙作數日惡。况僕桑榆暮景耶。蕪湖舟中詩。讀之感愴。厚意銘泐。第衰氣所乘。時有不能自遣者。鄙亦竹頭木屑之一。大廈需材。所望在仁先昆季及吾弟耳。詢先亦復英英。甚矣陳氏多才也。常醜奴志一紙。寄奉雅賞。

石卿先生賢契左右。累奉手教。久未肅復。知吾弟相望甚殷。亦時時得有新意。欲書以相告。所謂春光

有佳句。吾醉墮泆濟者。蓋亦不知凡幾矣。大患愈多而辭不能約。猶思而不學之影響也。年來精力先竭。而志願猶不與俱盡。如眇者之視。跛者之履。欲罷不能。而所能及者鮮矣。公書已卓然成家。第酸鹹已與俗殊。不入耳之談。理所不免。論語第一章。卽言人不知。易第一爻。言不見是而無悶。昌黎伯夷頌。由此作也。天下之事。大若孔明謝安之治國。細至於陸子剛之治玉。時大彬之治壺。莫不有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亦莫不有見排於當世。見規於親愛之一境。然皆一時幻象而已。真是所在。幻滅卽見。若目光爲幻所眩。則真是永不可見矣。幻之爲物。蕃變無窮。幾無不爲所眩者。近日感觸特多。非可言罄。書道其小焉者也。公詩質勝於文。欲望取通行本五色批韓詩細閱。其中竹垞批甚可玩。文則朱子句法。望溪句法。皆可增長力量。宜熟研之。大抵必有意而辭不能達時。求之二集。必有佳句。此屢試屢驗方也。小詩一首奉懷。試和之。陳壽文容細讀再奉復。此問著社。寐叟頓。

石卿仁弟如晤。惠示兩詩。鄙人薄德。乃與關先生並舉。惶悚之至。然平生身世之感。竊亦有貌異心同者。情大篤於此。發揮仍未透澈。恐須代增數語耳。爲錢聽甫所作各體並佳。如昔人用筆者天流美者地之說。極盡其致。想見解衣磅礴時。篆用陽冰。隸兼史晨。皆妙。第須時時顧母。凡爲道爲學。功力淺深。每閱一時。輒有水到渠成之樂。更閱一時。忽然如觸牆壁。更閱一時。又復水到渠成。此在禪家。大慧所謂大悟數十。小悟無數者。文家則昌黎答李翊書盡之。公此時其在浩乎沛然之境乎。武昌有一高

等學堂教習姚明輝。上海人。子梁先生之子。在舉世非笑之時。能抗顏而談舊道德舊倫理。同儕忌之。甚學生使起風潮。而學生不應。校長不悅姚。亦不敢袒忌者也。此教習。此學生。當皆爲公所樂聞者。姚亦知公。時欲造訪。如來時。勿拒之。此間學社。近苦目疾。早涼書此。然不敢多也。植頓，八月十一日。

石卿仁弟閣下。久不作書。絕無一事。而終日僕僕書城中。乃亦有應接不暇之勢。老翁童心。甚可笑也。冬令頑軀較健。足慰遠懷。卽日起居想多佳勝。寄來復園記。真有項脊骨韻。詠懷詩韓貌而陶情。浸浸與道適矣。公自夙根勝人。不必佞佛。乃不能不似僧。靜坐是延平家法。若於坐前坐後。專以程子易傳。玩味思索。證明性理。吟風弄月。當更有左右逢源之樂。曷試行之。朱子四書注手稿。近商務印書館借去印出。寄上一冊。以助道味。齊氏跋前是張菊生所得。以後鄙所藏。公會見者。合之顏淵一篇恰全。甚奇事也。春間回禾。得叢殘舊稿於敝篋中。皆三四十一年間舊物。前塵夢影。恍若隔生。其間頭緒可尋者。略加銓次。似亦尙可成短書一二種。伯衡辭館之後。頗思留之在寓過年。相助料理。商諸仁先。爲薦黃氏館。他方尙有一小席可兼。約足抵關氏之數。舍間近有餘屋。儘可安研。伯衡嚮學方殷。竊願以傳校之功。助其藏脩之益。一舉兩得。公謂何如。聞歲烝來。是所望已。明春擬移眷歸禾。聞公有意來游。願以暮春期諸鴛鴦湖上。近事殊無足談者。肅泐卽請著祉。不具。長至後四日。寂叟泐上。

行筆有澀意。是習包法。諸家所無。仿紫陽條幅。疏落可喜。然不似紫陽。試求之四書注疏。能於其中揚風出現。則實際見矣。

感冒長日憤憤。見示新詩。閱日乃盡其指。此行天機驟發。所謂得江山助者耶。奉和一章錄右。秋潮異僧魂。秋樹猛士血。器界熱煎熬。髓以甘露液。湖山二客對。乾坤一髮絕。心肝逸誰論。不若墮塔葉。石公近作。一往高朗。散原神助之評。誠爲尊論。仁公書跡直逼雲林。平陵長篇。乃涪皞學騷極深微境界。宣政以後。窺見此秘者鮮矣。三復贊嘆。寄此助興。

堤記莊雅可誦。王一峯文仍嫌板重。此小品文。皮陸爲宜。昌黎不及柳州也。鄰近苦心房衰弱症。有似怔忡。而疲憊更甚。加以溽暑。殆不聊生。懸辰乃辱大文。慚慙慙慙。徐當細讀。增損數字。他日請作小卷書之。元明舊式如是也。

自評四等均確。此書是同州聖教體。如刻石。常有異彩。恨無佳刻手耳。微有商者。如門字詞字等。右手不可不直。不直卽不洞達。有遺行氣也。鄰近日爲楊仁山塔銘。頗費參攷。不暇他及。老憊真可惜厭。此問著社。寐叩。四月初一日。

書譜四幅。第一幅最清峭。餘亦適悅。有由素師入右軍意。寫王基而夏承應筆。所謂忽自得之耶。近作皆靜氣可喜。朱子學景度而自成正格。四書註可細玩。吾學公書。略添數分山林氣。寐書。

晨起日光照壁。忽思公書已大成。詩文亦具古人格法。惟理學宗傳尙無著述。曷專志於程朱易傳。近思錄。悅心研慮於身心性命之實踐。有德有言。不亦善乎。試於二書作筆記。鄙人樂以諛聞裨奉一二焉。此間石卿賢弟老友近祉。寐上。八月廿五日。

雲臺山無石室銘。但有論經書詩耳。皆道昭書。而碑體謹嚴。摩崖體較縱。其超逸踴躍。真令人對之飄飄有凌雲氣也。論韻格徑恐在鶴銘上。第彼以石頑。不見筆鋒。轉得藏拙。常醜奴志。覃溪極力推崇。殆以謂化度一家眷屬耶。愚特喜其行法。公試一擬何如。大鑿全是分法。而分法又非今世寫隸書者觀念所及。昔與仲弢論書。謂冬心開頑伯之先。仲弢頗詫其言。然熟思竟不可易。學鑿碑定不可不知此意。將來有古澹之六朝書出。乃應思吾言耳。五言詩甚有進境。天機潛發。乘此取阮公詠懷。陶公飲酒諸篇。熟讀以能背爲度。當有奇味洋溢胸次。歸集檢得寄奉。流沙墜簡。明歲令郎來時。寄下爲盼。甚思之。價太昂。遂不能再購矣。石卿仁弟大雅。寐叟上。臘前一日。

流沙墜簡。頃復索得一本。前本仍寄奉。以慰公惓惓之意。然公前次所摹。殊無得處。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副以六朝墓誌菁英一冊。亦羅君所印。皆新出土精品。外間難得者也。近書作褚體特佳。照此寫出。刻後未必非常醜奴。刻意學常。乃轉不似。此間石卿仁弟箸安。寐叟泐上。三月初十日。

和石卿晨起遠望韻 悲臺蕭颯接哀墟。萬古銷沈覽冀餘。雪避海氛遲後集。花隨卦氣得先舒。商量濟學重溫故。收攝心靈極致虛。一大事緣猶未了。何年淨土得同居。

絕句以風神爲主。宜柔不宜剛。柔者宜情不宜理。韓杜多涉理。故以拗句出之。此不得不然者。

開帖跋信筆所如。自然茂美。此宋人佳境。鱸江初月。亦僅偶一遇之耳。無事時更可親歐會以博其趣。二公亦學韓者也。書於楷隸之間。亦有心會。然祇可作爲別體。安身立命。自在太傅家。凡諸家法。皆當融入太傅。雖藏真亦可融入也。昌碩昨談。猶嘖嘖會館碑不去口。此問著安。寐泐。

示件無一不佳。於筆墨畦徑間得大自在。惟素師千文。據字鬱字。皆沿譌未正。不免爲美玉之瑕。蓋此書刻本多誤字。正須時時以永師本校之。乃不至誤耳。山林氣請仍從紫陽書中證之。酷熱家中多病者。鄙亦不支。頃略安適。

近詩皆成就和適。去其字句小疵而已。伯嚴評云何。劉訪渠言。沈先生（合肥）不敢用側筆。晚學梁問山。但極頓挫之勢於畫中而已。然則公能極側筆之勢。兼窮頓挫。此詣豈易得哉。

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爲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爲大病。此何說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亦單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尋墮落矣。如何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楮公亦然。上至庾亮謝安石。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隤不安也。

昨吳昌碩在此。談及君之書運未通。海上人之無日。已而曰。此君功行精到。一朝時至。白日升天矣。此語頗入耳爲慰。君書飄飄有仙氣。此似得薰習于香光。香光安吳。本是一家眷屬。血脈相通。自然發現。(是真進境。)所謂資深返原也。鄙此月甚好。但未復元。恰尙安適。文債爲累耳。惠書展誦一過。諷味無盡。出入素室不必疑。就二紙十餘行文筆。亦軼元祐而幾元和矣。習之學韓。正是歐公震川導源處。君自此遠矣。請爲作海日樓記。

冬月以來。頑健似有復元之意。惟小便過多。一周時十六七次甚暢。西醫驗視。亦無雜質。此不可解者。中醫時服清熱養陰之劑。補則不受也。歲底文字債甚勞碌。大作氣體雄渾。亦無累句。故讀後無多著語。毀城籍且不忍卒讀也。日記亦妙文。雪窗書此。卽請石卿仁弟姻大人著安。並賀年禧。寐泐廿日。屢得手書。知未有東遊期。甚悵。近詩甚少。何也。文有新製否。僕近日縱筆爲大草。時時有新意。亦時時撞著牆壁不得。前試作篆隸亦然。寄上隸書四幅。試評之。暇當更爲公作扇書小草。自覺行氣有特會古人處。先呈石印一紙。此請石卿仁弟姻大人靜安。寐上。五月十三日。

右沈乙庵先生寄謝復園遺札一卷。松生從兄從謝君哲嗣伯衡遂錄。擬輯入海日碎金者。適上虞羅奉高君。亦從旅順傳寫一本見寄。參校小有出入。因彙存之。復園名鳳孫。字石卿。湖北漢川人。曾列乙庵先生門下。誠樸爲先生所喜。故書中獎誘之意特多云。乙酉春。龍沐勛謹識。

忍古樓詞話續

映庵

薛昭蘊詞。筆路尤重拙。無一詞涉入南唐派者。

浣溪沙云。不語含嚔深浦裏。幾樹愁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末句與過盡千帆皆不是同意。而造句特拙重。其細匣菱花錦帶垂一首。末云二年終日損芳菲。粉上依稀有淚痕一首。曰郡庭花落。曰延秋門外。此必有本事也。

意滿便同春水滿。情深還似酒杯深。楚煙湘月兩沉沉。其措語雖近意。亦拙重而後可。

簾下三間出寺牆。滿街垂柳綠陰長。嫩紅輕翠見濃妝。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閑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此詞有本事。更屬顯然。後三句費盡思力而淺出之。愈重拙矣。

離別難云。紅燭燭。青絲曲。偏能勾引淚闌干。語新意長。此詞通篇句豆。乃創澀調之始。其下半闕。

未別心先咽。欲語情難說。出芳草路東西。吳印丞翻刻宋本。於出字斷句。此斷句不知為何人余疑當從說字斷

句。出字上或脫二字。蓋此三句。即前半闕那堪春景媚。送君千萬里。半粧珠翠落。露華寒。三句也。

醉公子云。慢結青絲髮。光矚吳綾鞵。床上小燠籠。韶州新退紅。琢句亦極趨密緻。其下半闕云。巨耐無端處。捻得從頭污。惱得眼慵開。問人閑事來。開後人使用俚語一派。

丹鉛總錄云。牛驕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分（不分宋刊作不憤）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余按此詞正是譏當時人不尚節義。甯有貶松之意。自古以柳喻婦人。不過喻其細腰善舞。或以比眉。若楊花飄蕩。則貶矣。古詩結同心於松柏下。乃重節義之意也。牛詞用此。正其深意。

牛驕夢江南詞云。。啣泥燕。飛到畫堂前。古得杏梁安穩處。體輕唯有主人憐。堪羨好姻緣。又云。紅繡被。兩兩間鴛鴦。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兩塘。全勝薄情郎。一詠燕。一詠鴛鴦。乃詠物詞也。其中固亦有喻意。無絲毫纖巧沾滯之態。其格所以高也。

感恩多之願得郎心憶家還早歸。又云。禮月求天。願君知我心。更漏子之挑錦字。記情事。唯願兩心相似。又云。辜負我。悔憐君。告天天不問。菩薩蠻之今宵求夢想。難到青樓上。贏得一場愁。鴛衾誰並頭。又云。朝暮兩般心。向他情漫深。又云。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凡此。皆質直語也。

毛文錫詞。遺辭命意。力趨新穎。在蜀詞中。另開一派。惟意在辭中。絕少質直語。差近者。但虞美人之相思空有夢相尋。意難任兩句。及醉花間之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

贊成功云。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絨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遶芳叢。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玲瓏。接賢賓云。香鞵鏤襪。五花聽。值春景初融。流珠噴沫。躑躅汗血流紅。少年公子能乘馭。金鑰玉轡瓏。爲惜珊瑚鞭不下。騎生百步千蹤。信穿花。從拂柳。向九陌追風。二詞皆道一物。一瀉直下。此誠五代詞中之別派也。

文錫詞又好奇避熟。如中興樂云。豆蔻花繁煙豔深。丁香軟結同心。翠鬟女相與共淘金。紅蕉葉裏猩猩語。鴛鴦浦。鏡中鸞舞。絲雨。隔荔支陰。女子淘金。以之入詞。惟此與薛昭蘊浣溪沙而已。巫山一段雲云。貌掩巫山色。才過濯錦波。阿誰提筆上銀河。月裏寫嫦娥。薄薄施鉛粉。盈盈挂綺羅。菖蒲花役夢魂多。年代屬元和。以奇詭之思入詞。蓋亦僅見。

牛希濟生查子詞。春山煙欲收。天澹稀星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周清真早梅芳近云。去難留。話未了。早促登長道。實襲取之。

十國春秋稱其臨江仙。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風流初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特爲詞家之雋。又云。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輩嘖嘖稱道。今此詞不傳。

歐陽炯南鄉子詞。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淡。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又路入南中。林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紅豆。樹底纖纖擗素手。寫南中風景。宛然如畫。野人閒話載

其賦貫休羅漢歌。長篇大氣包裹。晚唐人所無。蓋能詩者。其小詞亦見詩才也。

巫山一段雲云。春去秋來也。愁心似醉醺。去時邀約早歸輪。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斲。衣珠滴淚新。恨身翻不作車塵。萬里得隨君。更漏子云。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叵耐。又尋思。怎生瞋得伊。木蘭花云。兒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閒庭獨立鳥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裏。悶向綠紗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却憶去年春。同在木蘭花下醉。菩薩蠻云。曉街鐘鼓絕。曠道如今別。特地氣長吁。倚屏彈淚珠。此等作法。又較同時詞家不同。

春光好云。柳眼煙來點綠。花心日與妝紅。女冠子云。蕊中千點淚。心裏萬條絲。詠荷花也。句意極其新豔。況夔笙蕙風詞話。賞其浣溪沙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以爲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余謂此意之豔。非辭之豔也。

清平樂春來塔砌一首。句句使用春字。後人學之者不乏其人。此炯所創。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說

張爾田

喪服齊衰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此一節經人多疑之者。鄭注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通典載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案此古義也。蓋繼母改嫁。與出母不同。出母爲父所絕者也。母雖絕於父。子不可絕於母。故聖人制禮。爲之期服。天屬之親。不可絕也。此本乎子者也。繼母如母。與因母同。則本乎父者也。繼母於子。本是路人。徒以與父聯合。始生母名。不爲父也。妻者卽不爲子母也。故繼母被出則子無服。若父卒改嫁。則非父絕之也。母既未絕於父。子又安可以不母。然必終父三年喪禮者。何也。終父三年之喪。則夫婦之義盡。夫婦之義盡。然後母子之道始全。若不終三年之喪。則是父未絕母。而母先自絕於父矣。無恩無義。卽等於路人。何服之有。季長之說。自不可易。鄭君受業於融者。此注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蓋必全乎其爲母子。而後始可謂之終。賈疏申之曰。欲見此母爲父己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爲之一期。得伸譚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於己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是則鄭君之說。猶之乎季長之說也。近人張君錫恭。謂馬義與鄭不同。意欲申鄭。實非鄭義。報者互相爲服也。子既報服其母。則母亦報服其子。賈疏有感恩稱服之說。或疑此報字與他

報字不同。實則年月無所降殺。卽謂之報耳。非必其他盡同也。包慎伯因賈疏感恩說。疑此報字屬子而不屬母。且謂子旣行服。則母已死。何以行報。此昧乎報字之義者。又引喪大記。婦人不居廬。不寢苦。信如其言。則母爲出後之子期。不居廬。不寢苦。卽可以不報耶。爲夫三年。不居廬。不寢苦。亦可以不報耶。包氏非經師。不足與辯。敖繼公曰。母於子乃亦杖期者。旣出嫁則無尊加之義。故宜報之。所以別於在父之室也。張君駿之曰。射慈答後整曰。母亦報子周也。言但報其周。若杖與菅屨則不也。母爲衆子。在不杖期章。豈出與嫁而反加杖耶。必不然矣。其別於在父之室。在其子不伸三年。不在其母不降其杖也。斯言也。可謂明辨以晰矣。然則從爲之服。爲父後者乎。抑庶子乎。宋崔凱則謂庶子則服。爲父後者則不服。案此說非也。如其言。庶子衆多者。母亦將一一報之耶。如此則將終身在報服之中矣。此事理之所必無也。惟爲父後者。與尊者爲一體。始當著服耳。若庶子旣不與尊者爲一體。又非其私親。若援嫡母之例。則母已嫁矣。義無所施。自無著服之理。戴德喪服變除云。齊衰杖周者。父卒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繼子者繼體之稱。變其文謂之繼子。亦必指爲父後者無疑。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恐廢祭也。而爲改嫁之繼母服。終其思也。一則己之私服。一則服本乎父。義各有當也。張若錫恭泥於因母之父。謂庶子亦當著服。與戴德說不合。兩漢禮家。義皆如是。惟王肅好與鄭異。又創爲從乎繼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之說。後儒以其近理也。靡然從之。其駁王氏者。則謂王肅云。隨嫁

乃爲之服。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然則王肅之言非歟。曰。王肅之說。蓋根據章元成者也。石渠議奏。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章元成對。與出母同服周。此王義之所本。其言不從不服。雖非。而其言寄育之服。則實足以補鄭而非與鄭相背也。從爲之服。經但言繼子。則從母寄育者。可以推知。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死。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宗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又曰。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當同居。然後爲異居夫繼父同居。以其立廟修祀。聖人尙爲之制服。豈從乎繼母寄育。使前夫之緒不斬者。而不報其撫養之恩乎。通典。皇密答東哲曰。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離之義。禮許其再嫁者。謂無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卽其義也。經所以不見者。蓋已包括於此節之中矣。雖然。此自古禮言之則然。若後世則多以婦人改嫁爲恥。石渠議奏有兩說。蕭望之主服周。章元成則主無服。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一經有出母。無嫁母。繼母服期。則已母自不待言。此經之省文也。謂聖人不爲制服。恐非。一者據子以立制。一者據母以立制。議禮之家。因時制宜。各明一義耳。且也居喪之禮。有塋廬之設。又必有禫祥之祭。通典載射慈說曰。

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可別爲異室。亦有慮變除聖室及禮如親子也。如射慈說。皆非後世所能行者。出母且然。何況繼母。故大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於繼母改嫁條。皆兼采王肅說。而大清通禮亦沿之。王者定禮。不必相襲。然不可執此而疑古經也。

今時改嫁與離婚。恬不爲怪矣。欲使子篤親親之誼。則禮教宜講。故作此一篇。以見聖人制禮。非囿於時者。孟劬自記。

吳梅村畫中九友考

夏敬觀

吳梅村作畫中九友歌。家藏集列於後集。詩中述楊龍友作鎮北固。已是福王立於南京時事。稱張爾唯爲姑蘇太守。爾唯守蘇。在順治十二年。此詩自是晚年所作。考梅村生於萬歷三十七年。歿於康熙十年。遭遇鼎革。方三十六歲。崇禎三年舉人。四年進士。殿試第二。方二十三歲。詩中諸人。生歿可考者。董玄宰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實長梅村五十五歲。歿於崇禎九年。梅村方二十八歲。程松園生於嘉靖四十四年。歿於崇禎十六年。實長梅村四十四歲。李檀園生於萬歷三年。實長梅村三十五歲。歿於崇禎二年。時梅村始爲諸生。固皆梅村之前輩。稱爲畫友。似稍近標榜揚己之習也。王煙客生萬歷二十年。歿康熙十九年。楊龍友生萬歷二十五年。歿順治二年。王圓照生萬歷二十六年。歿康熙十六年。卞潤甫邵瓜疇張爾唯生歿無考。靳榮藩作梅村詩注。以梅村余山詩。有故人重下拜之語。爲曾與陳仲醇爲友。而以

仲醇與玄宰同時。詩中不及仲醇爲怪。則亦不能無疑於此詩九友之稱也。

邵瓜疇貽鶴寄書圖。在龐萊臣所。上款題蒼書詞兄。年月題崇禎丁丑六月。蓋崇禎十年也。陸世廉爲蒼書題云。計僧彌之畫此。垂三十年。而僧彌之辭世。亦遂有年。年月署丙午長夏。蓋康熙五年。故宮有瓜疇梅花。款題壬寅。蓋萬曆三十年。若推後則康熙元年。必不爾也。梅村作邵山人僧彌墓誌云。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鍵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蹙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喘淚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以此推之。瓜疇殆死於崇禎之末。其得壽亦必在七十以上。萊臣所藏有卞潤甫畫三幀。山樓繡佛圖。款題丁丑端陽。崇禎十年也。又仿石山水。款題壬辰秋日。又一幅。款題辛卯秋日。壬辰爲順治九年。辛卯爲順治八年。則潤甫實已入清。上推萬曆辛卯壬辰。則潤甫至少得壽八十餘歲。當與玄宰並時也。

近鑑藏家。喜配合梅村畫中九友真跡。求張爾唯畫最難。周亮工讀畫錄云。爾唯太守畫做董北苑。辛卯秋。爲子作數幅。極爲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寥寥。得其解者。惟約庵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

。是幅筆意。從江黃道來。秋岳題云。筆勢空蒼。吐納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氣。樸公雖博賞諸家。終以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章白新詩句。能作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郡。論者并其畫譽之。卽此幅。真迂倪畫脈。蕭疏簡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廡。而見怪流俗。殊可笑也。就樸園所言。其畫亦爲流俗譽。殆爲流傳最少之因。

錢仲聯海日樓詩注序

張爾田

詩非待注而傳也。而傳者又或不能不待注。則亦視乎其時焉。嘉禾沈寐叟。邃於佛。湛於史。凡稗編臆錄。書評畫鑑。下及四裔之書。三洞之笈。神經怪牒。紛綸在手。而一用以資爲詩。故其於詩也。不取一法。而亦不捨一法。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非注無以發之。曩謁叟海日樓。叟手一篇詩曰。子誠佛故者。此中佛典。子宜爲我注。余曰。注自易爲也。顧今之意則何如。叟曰。是固然。子姑注其典耳。詩人之意豈盡人而知耶。叟旣歿。遺詩散落。同人稍稍裒集叢殘中。成若干卷。仲聯乃創爲之注。郵以示余。余讀而善焉。自昔言注詩者。三百篇尙矣。應劭之注風諫。顏延之沈約之注詠懷。大都詳其訓耳。至李善始并所隸之典而注之。唐人之詩。宋人多有爲之注者。而宋人所自爲之詩。宋人亦注之。其最顯者。東坡山谷。叟之詩。今之東坡山谷也。神州板蕩以來。王者跡熄。詩之爲道。掃地盡矣。囊海波之唾殘。氓謠俗嗟。競以新名其體。淺學寡聞。得叟之詩。或哆口結舌而不能讀。微夫揭而顯之者

。縱其英光璀璨。甯不隨玄陸俱去耶。仲聯之先楞仙司成。嘗注樊南文鮑明遠詩矣。仲聯續家學。俾叟之詩碩夥纖屑。昭晰無隱。由詩人所隸之典。以曲會夫詩人之意。將叟所謂不可盡知者。亦且於是焉或遇之。異日者。吾又安知叟之詩不待注而傳哉。蘇之施願。黃之任史。比於仲聯。優絀孰多。仲聯欲余序其書。余老病不興。曾何足爲仲聯重。願念於叟有奉手之雅。其詩之源流正變。固言之矣。今但序仲聯注詩之指以復之。甲申嘉平月錢塘張爾田序。

按孟劬先生此序。初稿已載學海月刊。予於客臘北遊。先生手出定稿見示。頗復自負。又悽然謂精力已盡。殆不復能從事於載筆矣。執別依依。以身後遺文爲託。孰料余南歸未旬日。遽傳先生於人日下世。儒林文苑。遂闕靈光。傷已。先生在時。於本刊贊助最力。屬望最殷。屢勸不可中斷。今幸復刊。而先生已不及見。爰將先生絕筆。重載於此。亦聊表哀勸之私云爾。乙酉春盡日。龍沐勛謹識。

梅花山謁汪先生墓文

龍沐勛

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爲汪先生權厝梅花山之第五日。受知晚學龍沐勛。謹以殘菊數枝。致祭於墓前曰。蒼梧雲斷。遼左鶴歸。痛絕遺弓。感深前席。夢回午夜。猶疑飛騎以傳箋。吏散寒原。始得縱聲而一哭。凍霜風之悽緊。隨血淚以低回。忍辱勤修。冀了移山之願。危絃能撫。空懸捧日之心。敢掬微忱。伏祈昭格。

青島戰事聞見錄

錫晉齋主人遺稿

大清宣統六年甲寅五月 日。爲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月 號。奧國太子福蘭茲。Franz Ferdinand
Fuzherzag 爲塞爾維亞國人 狙擊。斃於車。奧人怒。要塞國以 條。塞恃俄之援。拒之。遂

啓戰事。時奧皇已八十有四矣。旣而俄皇電請德皇。約其調和戰事。德皇允之。詎俄人乘德施備。驟添軍隊若干於德之東境。德人大譁。德皇出前電示國人。咸憤俄之狡謀。遂亦備軍。於是膠督麥維德亦令旅膠之俄人出境。時六月 日也。是日余適在雷鳴宇教習處。雷君語余曰。英人如不干涉。則戰事易了。然彼必不甘默默也。未幾而比法英皆與德宣戰。歐洲大亂。而影響所及。東方亦自此多事矣。

歐局旣開。麥督布戒嚴令於青島。有對海之樓房至夜不得然燈之條。所以使眺探也。而鄉民無知。謂敵船且至。乃相率奔避出境。比三日。島中人已十去其七矣。加之謠言四起。諸物騰貴。麥督患之。安民保商之示日三四出。而徙者不可止。火車至不勝載。數日後。凡旅華之德人。紛紛來青作後備軍。日百餘人。(錫格威爲次於十七日來自京屯海西之鳳凰山。)人心愈慌。商舖歇業者甚多。於是旅青之巨室富人始有遷徙者矣。一日偶閱報紙。乃謂余赴大連灣。又謂已回北京。覽之大笑。友人中亦有勸余遷往他處暫避者。笑而謝之。

日。日本忽來電報逼德人退出青島。而以膠澳地權讓交日本。限七日答覆。此信一播。民人去者益衆。各棧店無一開者。街市蕭條。頓異曩觀。亨利飯店改爲紅十字會公所。福柏醫院及水師飯店亦爲戰時病院及救濟所。牧師尉禮賢乃糾合中國紳商。設中國紅十字分會於小豹島之威廉山。以禮賢書院爲庶務所。同善醫院爲養病所。淑範學堂爲救濟所。入會者頗衆。余亦捐助百元。一日。堂上謂偉曰。聞諸公館及洋人夫役。悉歸鄉里。我處尙無去者。可爲之人捐一元。一則堅其心。一則鼓其膽。彼輩恃有紅十字之護符。或不致畏而去。復 詔偉曰。汝之所謀者。圖興復也。我之隨汝處此者。民國之士。義不可居也。若舍此而他往。則海口各租地亦皆戒嚴。是徒猶不徒也。何況經費困難。損失堪虞。似宜靜以俟機。無他去之理。偉敬諾。二十八日。護衛海隊自京來換班。并呈邸信一函。則係江朝宗等以青島不靖。勸余回京。并有極力保護決無意外之語。狡矣哉。是日訪尉牧師。先余在者甚衆。皆係求牧師寫火車票者。(蓋近日去者益衆。車站常有三四千人。紛擾驚亂。警署乃分別之。如得德督署或尉牧師允許。代發執照。則可先登。於是求者益集。牧師一一應之。殷勤周到。頌聲大作。)移時。人盡去。牧師笑曰。中國之人皆去矣。慶下獨無意乎。余對以堂上語。牧師改容久之。余揖別。遂至督署。晤麥督。詢以歐西戰事。麥督出電報數紙。令德義立君譯述之。始悉法比二國之師。皆已退敗。律提西 Turg. 戰營已被德軍攻破。英之戰艦亦多損敗。東部則德軍已據芬蘭灣。俄皇遷都於莫斯科 Moscow。麥

督復曰。此地似無甚大戰事。若德敗於歐。則此島豈能獨全耶。今日本之舉。殆爲英所曠。英敗則日本
貽害矣。然彼既來。我不得不嚴以備戰。且中國守中立。日本無登岸之地。若但以戰艦來。萬不能操全
勝也。

二十九日。尉牧師來。告以余所居適在礮線之內。如有戰事。恐致驚險。約往暫居於彼之淑範學堂。情
懷彌殷。良可感也。爰奉諸 堂上。以次日移居。

七月初一日味爽。偕海祿往視新居頗愜。時島中居人。十無二三。招覓運夫等事。大覺其難。竟一日之
力。布署粗就。乃假麥督電車。奉堂上移居。是日德婦孺去島者甚衆。

初二日。尉牧師來起居。並請蒞君廉充會中醫士。孟賢辦理庶務。因呂鏡宇去。會事委之勞玉初。而勞
又委之章一山。今章亦走矣。會事將散。故挽孟賢爲之。然須得殿下一言也。余諾之。牧師揖謝去。余
遂告二君。自是日皆遷入禮賢書院矣。

初三日。至豹島買藥。先是堂上患目疾。挽葉鶴巢先生醫之。後葉君去島。又因遷移勞苦。疾增劇。不
得已。仍取葉君原方服之。而各藥肆歇業者多。後得一處名太和春者。尙未去。亟市以歸。煎而進之。
良效。又得隔壁同善醫院看護婦（皆稱之爲馬姑娘。瑞士人也。）所貽之藥水洗之。數日後始復明爽。
初四日。處暑。訪麥督未遇。晤教習密喜森君。知麥督適往礮台。少談辭歸。坐樓上凭窗遠眺。時則夕

陽在山。紫綠萬狀。小珠山橫亘海濱。峙然如屏。爲畫筆所不到。奈何干戈相尋。何造物之無情耶。移時新月一鉤。萬象悄然。都歸冥寂。北望威廉泊。(俗呼爲大碼頭。)向之燦若列星者。今惟寒光數點而已。

初五日。微雨。初六日。日本來戰艦四艘。魚雷艇兩隻。泊太公島。

初七日。午前聞砲聲隆隆。甫三五聲即止。晚遇尉牧師於途。問之。始知敵船近窺海口。德軍以砲擊退之。(是爲海戰之始。)

初八日。訪雷教習未晤。遇歐特曼君於途。始知雷君奉派。在中國電報局查收電信。歐君亦派在郵政局閱信。知其無暇。遂別去。

初九日。雨。尉牧師至高密。緣日本既窺青島。凡中國沿海各郡縣。風鶴頻仍。而一日數驚。鄉里大擾。加之土匪盜賊。伺隙劫掠。而尤以齊之南境爲最。高密舊有兵營一區。乙未年德人駐師地。至是恐爲日本所據。居民患之。爰請牧師爲設紅十字會於其內。是晚牧師歸。爲余述之。兼及人民流離之苦。相與感慨者久之。

初十日。雨。

十一日。大雨。聞砲聲隆隆。過午始止。晚尉牧師來。謂頃得電報。德軍已據北京 *Beijing*。英法大隊

被德軍橫截爲二。(此電係由北京使署來者。其海底電線已被英人割毀矣。)

十二日。雨。

十三日。大雨。

十四日。雨。午霽。訪雷教習於中國電報局。談次知去青之德國婦孺。航行間突遇英國巡洋艦。強迫至威海衛。拘留其船。儘放婦孺。驅登小輪。得達天津。所攜行李衣食錢物。多被劫留。又言昨得其夫人書。備悉其事。夫英人素以文明自侈。今乃劫留商船。搶掠財物。以致擾及婦孺。所謂文明者。固如是乎。

十五日。雨。余適早餐。覺空中有聲甚厲。取遠鏡視之。爲一飛行機。(西語謂之 Flug Maschine 凡數種今所見者名 Wasser Flugmaschine) 穿雲而馳。行甚駛。知爲日本物也。晚晤君廉。始知日本人於飛機中拋炸彈於俾士麥山。(俾呼爲大砲台。)及小豹島供應局。(係從前藏火藥處。今爲供應局。但有食物。日本人不知。仍以爲火藥局也。)皆落空地上。爆裂無所傷。

十六日。早雨晚晴。訪威爾森警長未遇。晤安德河警官。知膠州以北之鐵軌。被雨沖毀。自來水機器亦損裂。幸余寓距井近。可汲食也。(自是自來水時有時無。不及細載。)

十七日。晴。余適於樓上讀離騷。突聞槍聲發於山之南。俄而四面皆應。旬旬不已。歷二刻許始寂。晚

君廉來。述尉牧師言。日本於飛機上拋炸彈三枚。一於俾士麥礮台。一於豹島之軍食局。一於匯前教場藏飛機處。均無所損。經德人以槍擊退之。自是遂設仰射砲以備。

十八日。晴。

十九日。白露。風雨大作。連宵達旦。至二十日夜分始止。岩間瀉水如瀑布。樓房滲漏。以益盎盛之。俄頃即滿。據本地人云。近十年來所未有也。

二十日。晚。孟賢來。云日本人二萬餘自龍口（登州海口）登岸。云有人自濟南來。謂袁世凱承皇上旨電斬雲鵬。詢恭親王是否仍居青島。嗟夫。袁之詐一至於此歟。然亦可見忌余之甚。未嘗須臾忘也。

二十一日。護衛海祿回京。（伊接家信。知其母病頗劇。而旱路不通。惟有小輪一隻。可由滄口達膠州。然必有警署執照乃行。余爲其關說。始得護照以行。）午後訪尉牧師。據云。接京電。知德軍已深入法境。法政府遷往色都。（在巴黎之西。西語謂之 Bordeaux）又德之東境有阿林斯台（Herstein）者。有礮台焉。湖水環之。德誘俄軍入其地。乃決水圍之。俄軍蹙。咸怨主將之失計也。遂殺之而降於德。凡七萬人。又聞印度人亦有背英獨立者。阿富汗地亦不靖。土爾其埃及亦起而攻俄。兵連禍結。全球大亂矣。

二十二日。偕君廉弟遊豹島。至印度雜貨肆中。其國人名

者。能華言。爲述印度受英人之虐

。並說亡國之由。頗詳切。(語詳別記)後至嶺南春者。西菜館也。往時過其門。則燈燭輝煌。管絃嘈雜。今則荒涼寥落。僅二三人守其肆。登其樓。球盤茶几依然也。時余覺餒。試索菜。僅雞炙及烤牛肉而已。亦無酒。惟餘薑水二三瓶。遂與君廉據案大嚼。轉覺別饒趣味。歸思印度人言。感觸余懷。於燈下作印度語記。

二十三日。晚餐後登門外小阜。雖不甚高。而滄水西環。勞山東峙。鳳凰山後。雙峯插天。作青翠者。水靈山也。顧眄移時。頗愜心目。歸遇尉牧師於途。據云。巴黎之東有要隘名毛卑日 *Maubeuge* 者。德軍攻克之。降者四萬餘。並獲大將四員。巨砲四百餘尊。銀兩千萬元。德之統兵者爲毛勒奇爾 *Moltke*。故大帥毛奇之姪也。喬木世臣。有足多者。

二十四日。偕君廉至警署。訪威爾赤未晤。乃至其寓。叩門無應者。疑其外出。復力擊之。聞威在內大聲曰。誰耶。請進來。遂入。見其據案理事。殊忙碌。觀余乃曰。請恕余。不知爲殿下也。威固猛夫。而情性篤摯。真率可喜也。談次。一警兵持函入。彼拆視訖。取筆書其上。仍付兵持去投督署。乃謂余曰。適函偵報也。日本人約八千已至卽墨。俄人有屯龍口者。英艦亦有來意。但不悉其數耳。今日德偵隊武官二。兵六。於卽墨之西遇日本偵隊三十餘。乃戰。日本死者數人。德傷一人。於是皆退。(是爲陸戰之始。)又曰。烏中兵雖數千。而礮台環列。皆據險要。加之戰備完全。敵雖衆亦難爲力也。余曰。

乘人之危。雖勝不武。歐洲戰事方棘。青島孤懸亞東。兵儘數千。後無援應。日本伺隙。突然加兵。夫以一國之力攻一島。得之不足以張國威。不得適以增國恥。况勞師糜餉。結怨強鄰。日本雖愚。未必出此。竊恐必有他圖。爲聲東擊西之計。干戈之患。不在膠西。而在中國之內地矣。威大然之。

二十五日。微雨。

二十六日。午後訪尉教師。適甫由督署歸。知日本前隊之在即墨者。約二千人。其偵隊均服中國衣。德兵遇之不之識。彼輒開槍轟擊。德兵傷者一人。然猶能馳歸。且探得日本在中國大肆劫掠。百姓奔徙一空。殊可怪也。余曰。彼由龍口登岸。中國之中立已破。復任其蹂躪郡邑。何無一言詰責耶。且德使亦何容默默乃爾。教師曰。方日本登岸之初。中國亦嘗拒之。日本謂不容登岸。即助孫文黃興輩以款械。使其擾亂內地。於是袁世凱懼而聽之。又因張勳有擊日本之意。（緣張曾致書麥督。謂如日本破壞中國中立。彼即助德以擊之。）勸袁調張勳離魯境。袁又從之。故日本得以肆其毒也。德之署使亦函詰袁政府以不守中立之故。袁言混其辭以答之。德使謂歐洲戰事未終。暫不開議。然須袁總統自行宣佈其不能守中立之理由。尙不知若何答復也。其最可笑者。日本報紙載有麥督囚禁恭親王於青島之說。信口妄言。殊失報體。余大笑。教師又曰。始而日本與英俄密約。謂攻克青島。應交還中國。然須割福建全省界日。殿下事前之言。竟不幸而中。前路茫茫。干戈正未艾也。

二十七日。竟夜雷雨。至曉乃霽。午後日本飛行機來。旋翔去。

二十八日。德人自焚其飯店樓房於柳樹台。先是德人自知兵少。不利進攻。乃決爲堅守計。故於要害處。徧築礮壘及地雷鐵網諸物。復將礮線內或敵人可隱蔽之房樹等悉焚毀之。而柳樹台遠在勞山。爲敵人必經之路。既不能守。徒以資敵。故自焚毀。柳樹台在勞山山半。而飯店適建其地。遊勞山者皆止宿焉。殊勝。樓亦精潔。至是人多惜之。然觀古之不肯燒雲龍門者。其果決遲疑。不可同日語也。

二十九日。閒步豹島。聞中國人相聚呼袁世凱名。痛罵不已。蓋袁世凱初以中立宣告國人。謂必無他虞。至是日本軍自登岸後。沿途強索食物。恣淫焚掠。百姓大受其害。而政府漠視之。於是魯民始怨袁氏矣。

三十日。通霄風雨。

八月初一日。孟賢來。謂俄軍十餘萬潰於德之東境。德軍獲軍械輜重無算。

初二日。午後日本飛行機來。盤旋於威廉治及火藥局上者久之。余於樓上以遠鏡視之。形如蜻蜓。游行甚駛。旋擲炸彈於機器廠及船塢。皆無所傷。德人以礮仰擊之。亦不能及。歷二三刻始翔去。

初三日。

初四日。卯正。日本飛機來。拋炸彈於火藥局。落土山上。旋翔去。

初五日。秋分。辰初日本飛行機來。旋翔去。巳正二刻又來。連擲六炸彈於船塢。均無所損。德人以礮擊之。始翔去。

初六日。辰正。日本飛行機兩駕由北來。盤旋移時。仍向北翔去。蓋從陸地飛來者。

初七日。借君廉弟訪安德河於警署。適甫由膠州歸。爲述日本軍內多鬚匪及革命黨。假日人勢。奸淫焚掠。無所不爲。日人不之禁。反與之借。沿海各處生靈盡矣。現英俄亦有兵來。已逾勞山矣。又謂德太子親統兵擊英法軍五十萬於巴黎之東。大破之。

初八日。日本軍自東山後進攻亨利山。德軍拒戰。礮聲竟日不絕。晚間散步門外。遇德武官名林巴者。機器廠總辦也。彼謂日本之登岸。皆袁世凱之罪也。日本初以危辭恫之。謂如拒其登岸。則助孫黃以擾中國。繼以甘辭誘之。謂如允其登岸。則助袁氏帝中國。於是袁氏從之。以致青島被兵。萬姓受害。現中國之中立已破。失大信於天下。將來歐戰既平。必羣起交涉。德國尤切齒焉。恐黃袍未加。大禍已至。歐洲戰事。一移之於亞東。正不知如何結局也。林君在中國久。華語極純熟。縱談良久。始別。是晚有馬兵來。告以向東之樓窗至夜勿然燈火。因敵人已有在虎島者。恐窺見光亮也。遂取舊幔及黑布遮窗牖。不足。以包袱等連綴之。

初九日。甫辨色卽聞礮聲隆隆。卯正。日本飛機來。拋炸彈於豹島。無所損。繼而俾士麥礮台發巨礮。

樓窗岌岌動。以遠鏡視之。李村山上烟霧迷漫。惜尙隔一小嶺。不能見敵之所在。勞山浮山則悉入濃霧中。不可辨。午後聞槍聲絡繹出自水清溝（村名）山後。君廉謂余曰。彼處想接戰矣。旋見德軍礮隊由嶺口退入。馳至平日演礮處。作一字式。均東北向。俄有馬隊亦退至其地。分伏各要隘。又有礮隊若干。由四方村後透至火油公司前據險以設。向之馬步各軍已隱不可見。旋十餘駕礮次第開放。均向四方（村名。火車站在其前。）山後射擊。而前之槍聲漸寂。惟彈烟礮火。霧鬱半空。慘霧愁雲。日光爲薄。歷四刻許始止。至申正時又如前之轟擊。但皆移向虎島坡後。以是知敵必潛由山而北。欲越虎島。故德軍迎而擊之。約二刻寂然。意者敵已退去歟。

初十日。夜間礮鳴不已。至曉稍息。午後又聞巨礮如震霆。則係西鎮（俗呼爲小泥窪）之礮。擊女姑口之敵軍也。晚戰尤烈。俾斯麥礮台上迅光如電。加之軍用電燈。閃灼馳驟於山谷間。礮聲大震。至夜分始寂。斯時也。皓魄半規。清光如洗。沆瀣清冷。耳目爲之一爽。幾不知爲征戰地。而夜海拍岸。澎湃有聲。昔蘇子瞻遊赤壁。動懷古之思。况身經目觸者。其感慨爲何如耶。

十一日。由晨至午。礮聲如昨。四方村後濃烟如墨。旋見奧國雙筒兵艦（該艦因遊歷泊此。遇戰事。德人遂用之以禦日本。）駛至虎島迤西。開礮夾擊。忽有礮彈來。砰然落船之右。水激十餘丈。自是左右前後。連落十餘彈。均未中。旋徐徐退入海口。仍發彈不已。午後。德之魚雷艇自盡沉於海。晡後礮聲

稍稀。是夜彗星見於東。

十二日。晨大霧。聞之安德河言。日本雖不力攻。亦不退去。現彼於海陸各地。屯軍圍之。恐一時未易解此圍也。

十三日。晨砲彈仍向四方山後開放。但不甚多。午後軍用氣球起於火藥局內。申初二刻。日本飛行機忽從南飛至。時余正侍 堂上坐樓上。見德人數十均力掣氣球底索。曳向北退。球甫落。陡聞半空有聲如旋沙。余亟曰。炸彈。言未終已砰然落。濃烟暴起。然距氣球甚遠。彈落後飛機遂去。德人仍持垂線送氣球歸原處。移時君廉來。告炸彈適落空地。幸未傷人。又述尉牧師言。日本原來兵二萬餘。今分一萬往濰縣。揣其意似欲至濟南。此地則前來之英艦已受砲傷。側舷遁去。日本艦亦被擊傷兩隻。爲他船架掖而逃。其在陸地者。已死傷二千餘人。德軍死者八人。傷者七十餘人。緣德軍每以砲擊敵之敵車。擊必命中。日本人又欲築砲壘於山後。經德軍極力轟毀之。現敵軍多駐濰山李村水清溝及虎島四方山後。此地各砲台測備已妥。俟其攻始擊之。余曰。日本人多狡謀。不可因其暫敗而輕之。一疎於防。彼必乘隙偷渡。君屢頗然之。晚餐後。偕子周往看落炸彈處。其地在海關總會樓後。稍右爲德人維廉之打球場。炸彈適落其東北隅。陷地一尺五六寸。竹柵損裂。樹亦多傾折。樓上下玻璃窗無一完整者。地上尙餘碎彈皮數片。拾其一以歸。是夕夜景頗佳。同子周步月閒談。陡聞槍聲。亟登樓視之。聲出東山之後。

礮聲不已。機關槍絡繹而放。似兩軍搏戰者。久之而火油公司前之礮臺。盡向四方及水清溝山後施放。意者敵人張聲勢於東。使德軍厚集於此。而已僉渡北嶺。無如德人但以機關礮阻其路。北嶺防禦尤嚴。時陰雲無所靚。惟槍礮如雷而已。余同子周正憑樓傾聽間。忽有光球（德語謂之 *Lemnh Raketen*。如北京歲時所放者。都人謂之洋烟火。）起於鐵路之南。流光耀然如羣星墜地。大地洞明如晝。俄又起於東坡之下。於是槍礮益震。歷三刻許始息。至子正二刻。又轟戰如前。丑正一刻乃寂。

十四日。甫辨色。日本飛行機來。拋炸彈於火藥局及西鎮。均無所損。晚君廉來。謂途遇德人。詢以昨夜之戰。始知係德人劫日本營。已奪回自來水機廠矣。先是自來水公司設於李村。既有戰事。遂移於海泊山。現日本司令部駐李村。前隊在海泊。至是爲德軍襲破之。日本人死者甚衆。德軍傷數十人。失八人。又聞日本軍已過濰縣至青州。不知袁政府亦有所聞否。

十五日。辰初一刻。日本飛機來。擲炸彈於余門外之小阜上。聲甚厲。幸未傷人。（緣阜雖不甚高。而眺遠無阻目物。滄口女姑李村固山虎島等處。皆可一望在目。常有多人集其上作壁上觀。余嘗謂日軍之在山後者。遠望以爲築礮臺也。宜避之。不聽。乃僅禁家中人不往而已。至是果爲所擊。）午後礮鳴不已。申初。西鎮發巨礮。酉初。四方火車站後營發。火起熊熊然。入夜乃熄。

十六日。卯正二刻。日本飛機來。辰初三刻。又來拋炸彈於火藥局。午後軍用氣球起於火藥局內。突有

敵彈擊之。後遂移之於大學堂。申正。日本飛機又來。仍拋炸彈於火藥局。均無所傷。

十七日。晨。日本飛機來。辰初一刻。敵礮彈自固山來。掠余樓而西。聲如厲隼。午後訪尉牧師。據云。昨得無線電信。日本軍已至濟南。膠濟鐵路已被佔據。尚不知袁政府如何對待也。晚餐後偕君廉散步。遇林總辦。遂往看敵彈落處。在磚窰東近馬路處。地陷三尺餘。壤土崩裂。林君曰。有中國工人某乙自濰縣來。述日本人在濰縣淫污良家婦女。爲中國兵所縛。稟於督帥。詎靳雲鵬聞之大懼。命趣釋之。並謂縛賊之兵擅起交涉。竟殺之以謝日本。此次日本軍隊之入中國地。頗少紀律。獨怪靳雲鵬喪心媚外。一至於此。至中國軍隊在東方者。任敵之登岸擾民。無一敢與之抗者。中國可謂無國矣。又曰。從前義和團固爲蠻舉。然其愛國排外之愚誠。亦未可厚非。乃自立憲以後。日趨於弱。以致亡國。今日之中國。則種種乖戾可怪可笑之事。不勝枚舉。余居中國十餘年。從未見如今日之敗壞者。復指五色旗而歎曰。亡中國者此物也。嗟夫。林君之言。切中病源。以一人妄貪天位而全國受害深矣。推原禍首。切骨痛心。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十八日。晨。聞礮數聲。過午而息。

十九日。晚。有礮聲。竟夜不絕。

二十日。寒露。辰正三刻。日本飛機來。拋炸彈於西鎮。中國賣菽者某未及避。死焉。是夜礮聲斷續。

向晨始息。

二十一日。卯正二刻。日本飛機來。拋炸彈於天文台。斃中國人一。君廉來述德人言。昨夜礮聲係俾士麥礮台以巨礮毀敵壘十九座於固山後。是日美國領事出青島。申正三刻。突見東南礮台（德人名其山爲猶山。西語謂之Hills Berg）上。黑烟拔地而起。旋碎然大震。知敵彈之攻也。歷一刻許始止。

二十二日。晨。日本飛機兩駕來。拋炸彈於豹島。晚偕君廉弟訪林巴君。知昨日敵船以礮擊猶山礮台。發三十二彈。只一彈掠炮口而過。餘均未中。德人俟其欲退時。突發巨彈洞其舷。乃亟遁去。又謂昨得西電。比國第一碼頭名 Antwerpen 者。已豎降旗。俄國內亂甚闕。已無鬥志。英國戰艦咸匿港內。弗敢出戰。現德軍擬以裁伯林（極大之飛行機。載巨礮及軍用電燈電話等。升至六千密打。亦能停於半空。爲軍中最利之器。西人謂之 dirigible）攻之。惟法國殊死戰。然 Manbenge（法國礮台）及 Reims（法國禮拜堂）兩處要害已失。難繼其力矣。

二十三日。晨。日本飛機來。旋翔去。未正時。余於樓上望固山之前。有白旗一。東鎮後山亦有白旗二。不知其用。是日槍礮寂然。

二十四日。礮聲盡日不止。君廉來云。昨日白旗。係日本軍中致信麥督。擬由午正二刻至申正二刻暫停戰。以便收埋日本人之尸。麥督允之，故執白旗爲信耳。

二十五日。卯正二刻。日本飛機來。旋翔去。已初三刻。日本攻嶺山砲台。至午初二刻。而鐵路南及火油公司前之敵盡向四方一帶施放不已。申正。德軍之飛機（形如大鳥。西語謂之Hawk）起於空。正盤旋間。忽見望海樓竿上懸尖球。（望海樓爲青島中心最高之處。於敵船之來攻也懸方球。飛機之來懸三角尖球。識別之以便備。）知日本之飛機亦起也。鳥形者適在四方山之上。而敵之飛機已從南飛至。乃一落數百尺。掠山而回。敵之飛機亦遂翔去。余笑謂君廉曰。此可謂空中戰也。

二十六日。雨。德人自沉其舊艦於海。（德國戰艦之在青島者共四隻。歐洲甫有戰事。即駛往外洋。所餘爲魚雷艇兩隻。皆舊艦。尙有奧國小巡洋艦一隻。亦不堪用。）午後訪尉牧師。詢以西方戰事。據云。波蘭人現立奧國某親王爲波蘭國王。圖恢復。俄人憚德之強。弗敢較。嗚呼。印度背英矣。波蘭背俄矣。波小邦且急國難。復君仇。若是其亟也。同願寰中。所謂忠孝之教。禮樂之邦者。而受優待者有之。爲莽大夫者有之。哀莫大於心死。何今日叔寶之多耶。

二十七日。雨。

二十八日。自曉至午。地震不已。是日懸德國旗於紅十字旗下。（按紅十字會爲萬國共認之慈善舉動。舉辦者皆懸其國旗於其下。以識別也。故青島所設之會皆懸德海軍黑鷹旗。尉牧師所設之會係中國紅十字分會。入會者以爲言。乃懸五色旗以別之。余所居門外亦有紅十字旗。一日牧師來。余謂之曰。居其

鄉。從其俗。古禮也。然而君子不以暮夜改其行。人臣不以危難墜其節。若必應懸五色旗。則余將避而之他。牧師謝曰。所以懸五色旗者。會中人欲之也。若殿下所居。則又何敢相瀆。余必有以處之。至是乃以其國旗來。旋會中及醫院。亦徹五色旗。而易以德國旗焉。

二十九日。午前訪尉牧師。謝其易旗之誼。並詢戰事消息。據云。俄國已宣佈財用匱竭。不能戰矣。布國亦獨立。阿富汗俾路芝皆連兵自守。英國屬地殆盡矣。申正。林巴君來談。謂適得電報。猶太埃及皆有兵事。俄之戰艦十二艘屯黑海北拒土耳其。土耳其自謂水戰非其所長。乃請德國助之。於是德皇命海軍大將名 Admiral Souchou 者。操巨戰艦名 Goeben 者助之。此時想已接戰矣。若比國之獅子城（西語謂之 Lionen）及提南特（歐台名。西語謂之 Dinant）諸要塞皆爲德有。已成破竹之勢。又笑謂余曰。此地有魚雷艇名九十號者。殿下知之乎。今建大功矣。余叩之。林君曰。此地原有魚雷艇二隻。皆舊製也。既少且舊。萬不能以之攻敵。故於日前自沈其一於海。其九十號船上之官兵。皆以自沉無益。均毀也。何如出奇計以圖敵。於是趁前日敵艦攻擊之後。乃傳無線電於外。稱九十號魚雷艇已被彈沉於水。日本於海口外艦中得此電。大喜相慶。遂不爲備。故日前進海口攻敵台。且置標記而去。（標記者。置鐵木於海中。記明距離度數之遠近。以便再來時。仍泊其處耳。）以德軍無船也。昨夜陰晦。所謂九十號者。盡熄燈火。燕無烟煤。至海面。以海底敵（俗呼爲水雷）繫敵船所置之標記下。乃潛出海口。

追敵艦極近。突發礮彈。沉其一。餘船聞聲驚詫。遂環圍六索。擾攘間而九十號已駛出礮線。至沙水淺處。人皆登岸。然後自轟其艇。不使敵人得之也。日本經此大創。怒極。遂馳入海口。力攻礮台。甫近標記。驟觸海底礮。全船灰燼。餘者大駭。紛紛退去。夫以小而且舊之船。乃能沉彼巨艦兩艘。可謂奇矣。况船上官兵。不過三四十人。今雖登岸。但敵人徧佈要地。恐未易生還。然既建此大功。雖死可也。是日君廉至安德河處。亦聞其說。勇哉。

九月初一日。大風雨。警署送函來。皆洋文。適尉牧師來。請其譯述之。始知爲西方戰事匯報也。略謂德艦二艘。擊沉英船二十餘隻。現德之艦隊橫截江海。斷英航路。又虜法人五千餘。並巨砲五百餘尊。米糧四千噸。餘兵逃往荷蘭。經荷蘭人責其擅入中立地。乃令納械解裝而囚之。又謂德比之戰。比人殘殺德國婦孺。至投擲嬰孩於高樓。戰士之被虜者。不但不與調護。皆掩其目。割其體。種種殘虐。野蠻已極。又令民人商賈皆得領槍以戰。大悖公法。德皇電諭之不聽。於是火其城而投之。

初二日。大風驟寒。是日威爾亦來閒談。並贈余以照相。午後君廉來。述尉牧師言。頃得電信。印度已全土獨立矣。夫印度自亡國後。爲英人所驅使。無異牛馬。今亦乘時勃起。結果雖不可知。然亦可見詐力淫威之不足以服人。雖蠻夷亦不忘亡國之恥。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嗚呼。是可哀已。晚間東方有機關槍聲。登樓視之。但見軍用電燈撒耀山谷間。倏明。久之不已。

初三日。辰初。德人飛機翔於空。俄日本飛機亦至。此高彼落。相與盤旋久之。始各落去。酉初。日本飛機又來。移時翔去。聞諸紅十字會中人言。昨晚日本來襲。見防禦極嚴。未攻而退。

初四日。辰初二刻。日本飛機來。己正又來。拋炸彈於匯前藏飛機處。午後訪歐特曼君閒談。余曰。此次西方戰事最烈亦最奇。結局後又不知成若何之世界也。歐君曰。歐洲諸國。惟英之屬地最多。亦最富。然本國地僅三島。一切須諸外地。其勢亦最險。今皆叛而自立。英勢頓衰。近且求助於葡萄牙。夫葡萄牙小國也。兵僅三萬。何能爲力。且英固王國也。因擁有印度。故加帝號。今屬地盡叛。供應頓缺。徒恃海地之險。恐未易了此事也。又取地圖爲余詳言之。歐君爲歷史地理名家。聆其說獲益良多也。後至麥督處。（自青島開戰後。麥督即遷居東營盤。以便指揮也。）先賀其國屢捷。繼詢以近日消息。麥督曰。日本初來之兵不多。圍攻以來。傷亡及病疫者亦復不少。聞又有續來者。以一國之力攻一島。歷兩月之久尙未攻入。殊可怪也。然長此不已。此地外無援接。勢必不支。但能盡一日之力。必不使敵人得志。所不可解者。日本軍登龍口。擾即墨。入濟南。把持鐵路。而袁世凱如贖如孽。毫不過問。謂非與日本合謀。其孰信之。况張勳有離日本之意。而袁世凱力阻其請。設日本長驅直入。逕趨北京。則亦將開城迎入耶。余曰。初日本以恫嚇強硬手段。逕登龍口。而英人又謂德且必敗。故致如此。然亦袁氏之報也。彼曾以假電恫嚇朝廷。又恃英使朱爾典爲之左右。以遂其篡竊之志。自以爲得計。今亦受英人

之歎。將來當不知如何結局。豈非自作之孽哉。麥督點首者再。復閒談許久。乃別。遂至匯前寓所。則三徑就荒。塵羅老大。遷甫兩月。輒荒蕪如此。良可慨也。歸後聞子周云。君康患痢。今日亦未至會云。

初五日。卯正二刻。日本飛機來。辰正又來。午後往視君廉弟疾。遂過尉牧師處。適讀孔子家語。乃相與談論久之。

初六日。霜降。竟夜風雨。曉起登樓。惟見水天一色。帆檣竹樹。隱約寒烟細雨中。遠鳥荒村。都不可見。重陽近矣。風雨滿城。吟王摩詰九日詩。輒繫離緒。

初七日。霧。辰已間。東方外即噉鳴不已。自是或疾或徐。至晚乃止。

初八日。午前東山外噉聲大作。知日本之來攻也。登樓視之。則見猶山上黑烟縹緲然。自是或左或右。噉彈落山上。觸石無不爆炸。逾八刻之久始息。

初九日。微雨。

初十日。晨至孟賢處閒談。(緣孟賢居禮賢書院。畏砲。夜不得眠。遂同趙東卿移于三覺生寓所。在余樓之西北。)適尉牧師亦在座。據云。昨日德國紅十字會至戰地。觀日本之受傷者。爲之裹創拭血。將欲昇往醫院。乃有日本人數十名用槍拒之。會員乃舍之。意其必將自斃之也。詎彼以槍將受傷之兵一一

擊斃之。是其不可解也。予曰。或者恐其說出彼中之軍情。故不欲德人見去。然驟置之死。亦太忍矣。牧師然之。後至咖啡館。甫入門。忽一服水軍軍服者與予握手。操華語頗殷勤。細察之。始識爲司排齡 Sperling 也。(司與錫格爲至友。予在戒台寺時。曾與晤談。)圍城中忽遇故人。喜極。固邀至寓。彼欣然隨予至學堂。適君康疾愈。亦在余處。相見甚歡。始知伊同錫格威爲次。皆以六月十七日來島。伊奉派守第三號砲台。錫威二人先在鳳凰山。後至沂州辦理通電等事。已不在島中矣。據云昨奉到德皇電旨。慰勞備至。仍飭嚴加守備等語。現島中德人咸感激奮勉。樂爲效死。日前有受傷者。皆不願入病院。仍欲力疾守埤備戰。嗚呼。德皇固雄主也。而德人愛君敵愾之衷。其忠勇有如是者。司固豪士。又久別。乃縱談良久始去。

十一日。晨日本飛機來。旋以砲攻彌山。自辰至酉始止。晚遇德人於途。問之。曰。日本竟一日之長。力攻不退。適有人自砲台來。據云惟震落灰皮二層。餘無所損。敵發彈至百七十餘。所費已鉅矣。亥初二刻。飛機又來。拋炸彈於西鎮。

十二日。辰初二刻。日本飛機來。旋攻彌山如昨日。虎島後亦來砲彈。午正。俾士麥砲台發巨砲。俄而西鎮亦開砲。自是兩軍對爲轟擊如巨霆。予樓適時其中間。電掣雷奔。旬旬竟日。堂上以今日戰前劇烈。戒勿登樓。惟率偉及子婦觀畫開談而已。晚君康來。述會中人云。此地舊有巡洋艦一隻。被敵已擄。

置之馬頭。已無法修理矣。日前德人爲之掛旗燒烟。乘黑夜以小輪船掖曳而行。置之西鎮兵營之西北海中。向晨爲敵人之在虎島後者見之。遽以爲戰艦也。於是發砲痛擊不已。昨夜飛機中之炸彈。及今早之砲聲。皆擊此船也。以一空船誘敵砲彈至一百卅發之多。僅轟去烟突一具。德兵之在營中者。咸作壁上觀。有發笑者。語云。兵不厭詐。然德人亦譎矣哉。是晚飛機又來。連擲六炸彈於西鎮。

十三日。味爽卽聞砲聲。四面連絡。卯辰間陡見威廉泊上。黑焰障空。審識之。知爲藏木柴及油草處。此日之攻。較前二日尤猛烈。敵彈掠予樓上過。聲如裂帛。旋敵彈自固山後來者。正營鐵路邊亞細亞火油公司灰色油墩上。火焰暴起。濃烟如墨。當是時飛機亦來。固山後氣球亦起。皆日本物也。於是砲聲益厲。烈火稠烟。天爲之晦。酉初。白色火油墩亦被砲彈。烟火尤熾。聳然如巨浮圖對峙霄漢。曩觀西人所繪火山崩裂圖。無此凶饑也。旋尉牧師差人來告。豹島之天主堂及十字會已被砲擊。樓房洞毀。看護婦及病者受傷頗重。請加以自衛。勿出門院登樓等語。按紅十字會爲五洲共認之慈善義舉。今日本竟肆轟擊。大悖萬國公法。恐難得青島。亦不免列邦之詰責也。（是日嶙兒於門外拾得一砲彈。頭銅質。盤上鐫度數分秒。頗完整。）晚君廉來云。東鎮之中國人。被彈擊斃者甚多。受傷者皆經會中人款至醫院。嗟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蒼蒼者。何所告耶。傷哉。

十四日。夜間卽砲鳴不已。至曉尤甚。已初二刻。予正侍 堂上觀書。子周立於牖下。陡聞大聲。窗上

玻璃皆碎。烟氣土氣塞窗而入。予亟奉堂上出內室。內子晨妝未竟。亟挽髮出。相與至樓下。始見北樓已傾。（北樓共六間。傾者爲極西之二間。）折棟碎甍。倒地殆滿。予等幸邀堂上福庇。毫無所傷。假使向南稍移三四尺。則不可問矣。堂上語氣如平時。撫問兒輩僕媪甚至。最險者爲女傭孫媪者。正如廁。樓房適倒其側。而無纖毫傷。殆天幸歟。後於樓上及窗外得炸裂碎鐵十餘片。東樓之牆壁亦被轟損。知礮彈係自此方來者。俄尉牧師來慰問。安醫士馬姑娘亦來。午後林巴君來云。彼時伊正行牆外。磚木灰石壓身。幾不能起。致兩膊受有微傷。復語余曰。日本以礮擊天主堂。轟十字會。可謂勇矣。其如天理公法何。忿怒之情。見乎辭色。君廉來述青島豹島各樓房被礮尤烈。並不專攻礮台及營壘。其於商肆教堂民居紅十字會一概轟毀。甚可怪也。至未申間。敵彈多向尉牧師樓側炸落。以致會中房屋有傾倒者。西正後稍稀。子周還自孟賢處。（因孟賢所居左近亦受敵彈。知孟賢怯。故倩子周往慰之也。）述孟賢言。擬設法護予出島暫避。予曰。此時出島甚難。若全家出徙。必得麥督及日本軍之護照始妥。當此兩軍決死之時。彼萬不能從容辦此。且麥督亦必不肯辦此。萬無因余家出島而兩軍停戰之理。若但護予出避而委予母於險中。此豈人子之所忍爲耶。且予與袁氏。已成不兩立之勢。所以守此不去者。中國內地。危險當更有甚於此者。予負社稷君親之重任。固不可徒恃膽力。然亦應以道自處。擇善而居。譬之出深水而入烈火。是去猶不去也。况君子習坎。本無可畏。獨是堂上經此驚險。雖了無畏懼。而徹夜旬

旬。不能成夢。頗形勞困。是則余之大憂也。正言間。又聞砲聲如巨雷。相續開放。乃係德軍運砲在予門外小阜上向敵射擊之也。知非敵物。心稍安。後聞紅十字會中樓房被燬。會中人有被流彈死者。哀哉。俄又四方槍砲連絡大震。如風如雨。時已過子夜矣。(自是日皆遷居樓下矣。)

十五日。寅正。日本砲由東來。穿樓而入。其室正堂上目前所居之寢室也。窗壁洞折。帳幔碎裂。成絲成條。室內諸器損壞。使無昨晨之警。則何堪設想耶。皆賴吳慈默佑。惟有凜懼寅威而已。詰旦君廉來。述射教師言。向東窗戶。急宜塞堵。遂取鉛板及米袋等物。內外堆遮。俄而教師亦來。謂門外小阜上之砲壘逼樓太近。且左右皆紅十字會房屋。亦屬危險。已函告麥督。囑其撤去。復循行樓內外良久。謂樓基皆係重石。雖築頗堅。惟窗簾尚欠防護物。行當覓蔗袋等物來。遂去。教師所居。亦受震驚。且堅厚遠遜此樓。乃為余事殷勤奔走。冒險來慰。友誼之篤。終身不能忘也。是日大風。砲聲時起時止。其落外牆及左近者凡五六彈。至晚稍息。

十六日。雨。攻擊如昨。砲彈煙燄然。不離予樓之左右。君廉來。謂此處危險萬分。雖有底樓。苦不甚深。况處兩軍之間。尤屬至險。擬於對島中覓一差妥地急遷之。議定。君廉去。午後回。謂已覓得張少軒所築樓甚堅。且地樓絕闊。庶可住多人。但尙未完工。地樓內積水甚多。已商同安德河覓工掘水。捨此更無妥處。乃稟准堂上。兩覓運夫等事。此日又較前日為尤難。一切什物器具。草草收拾。至申正

後。運車始至。乃陸續裝運。又使君廉告知尉牧師。兼移眷借往。移時牧師來謝。且曰。所以屈殿下屏此者。因恃紅十字會之護符也。詎仍不得安。累殿下矣。已得和生記之電車來。此時稍靜。可以亟乘。以去。予揖謝之。遂乘礮聲稍稀。亟奉 堂上御電車馳至張寓。飭其回載內子及子女並君廉弟眷。(是日君廉移於安德河寓。與子居僅一牆之隔。)時酉戌間。運車載物往來。凡五六次。始粗定。幸無一人受險者。闕走喧闐至夜分。予侍堂上粗進餐膳。時已子初三刻矣。

十七日。寒微霰。是日礮聲稍稀。少軒此樓。係倩涂東屏經理營造者。院頗宏敞。南北兩樓皆三樓。南樓尙未竣工。余家居北樓之下層。地樓果闊廣。惟積水太多至二三尺。院內磚瓦木石甚多。又西向長樓一所。廚役等居之。聞向有守宅僕居於是。今已走矣。乃覓力夫數輩。使掏地樓積水。以備遇警避地。十八日。味爽。礮聲較多。至未初二刻。敵彈有落樓之左近者。突來一彈落院中。陷地成坑。圍三尺餘。深如之。樓窗皆碎。旋又一彈落樓後。自是由南而北。漸擊漸遠。予避此警。愈思地樓之妥。至分夜。水始涸。然潮溼已極。幸木料頗多。乃取以鋪地。於是皆遷於地樓。

十九日。礮聲如昨。午正三刻。由南來之礮彈。正落前樓之頂。穿墻裂壁。洞五重牆板而出。入地又四尺餘。自後彈來甚多。四面夾擊。礮彈之觸。無堅不摧。惟聞傾樓倒壁聲。左右前後。皆受轟轟。惟余所處之樓。竟無所傷。然使前樓工竣。易而居之。則午間之險爲何如耶。申正三刻。安德河來。爲予照

一相。是晚礮聲大震。竟夜不絕。

二十日。味爽。槍礮之聲。疾若爆豆。恍如數萬雷霆同時轟震。耳爲之聾。辰初德人懸白旗於望海樓。

附記

懸旗之次日。予偕君廉訪麥督於東營盤。是日尉牧師來。

午飯後適讀曾文正奏議。突有日本武官率十餘兵直至予室。見予觀書不之顧。乃出紙筆書以示余。視之。爲奉帥令。命保護恭親王。今王何在。予亦遂書以示之。曰。余卽大清國之恭親王也。彼乃敬禮。旋命十餘兵護衛值宿。適君廉來。與之言。乃知彼爲陸軍大尉掘田脩造也。予以此次來青之主帥爲誰。詢之日本護兵。始知爲陸軍中將神尾光臣也。（按神尾在北京。余嘗識之。）

日本兵在豹島。強入人居。或劫掠財物。後經彼上官知之。槍斃其二。

凡礮彈落而未炸裂者。日本兵咸以白旗識其旁。防觸之也。予處東樓。（卽尉人庖室）牖下橫臥一彈。約二尺餘。係自房後地中穿入。裂地板而出者。幸未炸裂。惟壓碎廚役蓄魚小盆一。魚三條斃焉。可謂殃及池魚矣。而窗間廚人所置之籠雀。則完好無恙。相去不逾尺。而生死判焉。雀見人來。輒跳躍不已。殆自慶歟。抑無所知歟。嗚呼。是可感矣。

德人之礮台船塢馬頭。以及軍火機器等物。均爲德人自行損毀。槍礮子藥顆粒皆無。日本一無所得。

德之武官兵士。皆由沙子口登輪赴日本。麥督以交替事繁。於廿七日始出島。

二十九日。日本軍隊列伍進島。(約三萬餘人。英印二百餘。)

十月初一日。予奉 堂上及眷屬遷回匯前寓所。

右錫晉齋主人遺著青島戰事聞見錄一卷。去夏北遊。偶訪主人介弟溥心畬先生於萬壽山。出以見示以有關史實。特爲揭載於此。編者記。

臨江仙 許生學受。以予忠耿被災。屢來相慰。且爲代謀設帳授徒之地。藉脫塵網。

宵深握別。相向黯然。近事惟有痛心。伏擬壯懷固未已也。爲寫修竹三竿。并綴小

詞爲贈。

鐘公

風雨深宵相慰藉。世間直道猶存。未須惆悵說銷魂。壯歌頭可斷。高閣夢常溫。不信
虛心持勁節。坐令終古蒙塵。舉杯屬影已三人。新篁相夾輔。明月是前身。

忍寒漫錄

籀公

予於十載前。以詞學受知於汪先生。函札往還談藝。積高尺許。方擬手加校錄。公表於世。藉見先生文學評論之一斑。半載而還。耗心力於校務。夙興夜寐。冀獲一變士風。庶不負先生知遇之明。而償百年樹人之願。鈔校之役。遂致因循。除本期先載數通外。全行發表。尙須留待後緣也。予教授南北。已逾卅年。志在育才。無情祿仕。雖感知心切。且以激於先生一爲蒼生請命。爲千古詞人吐氣一之語。勉至金陵。五年之中。專心教育。自參加籌備中央大學復校。以迄於今。當陳昌祖繼任校長之時。先生病榻作書。以此相託。其書云。一榆生先生惠鑒。手書敬悉。弟割症創口已完全平復。惟旬日以來。感冒風寒。熱度忽高忽低。予創口以惡影響。疼痛不止。竟至不能起坐。久稽晤教。至歉於心。先生與昌祖交誼甚篤。爲中大爲朋友。乞和衷協力。以期改進。同聲收到。謝謝。百物騰貴。自本月起酌增至萬元。祈查收。枕上作書。潦草不堪。祈寬宥爲幸。此上敬請文安。兆銘頓首。一月卅一日。一自後病勢益劇。遂絕嗣音。每展此書。輒爲掩涕。既竭心力。以匡輔昌祖。乃昌祖師心自用。誤信讒言。駭相疑忌。校事不復可爲。惟有潔身以退。方謀躬率妻子。遷跡荒山。設帳授徒。博升斗以苟全性命。聊書此以自白云。

海日樓日記

嘉興沈曾植子培

宣統元年十二月廿日

會議廳與閉會後不提議案之制合否，似應咨館核准再行。庶政決之院議。各款聽於部核。刻木牽絲。此後無所用心可已。

廿五日 外部電銅官。議定津貼五萬二千鎊。兩禮拜交付。西初上院。相對太息。三十一年一百五十七萬。三十二年底結存一百九十三萬。三十三年一百卅九萬。三十四年九十五萬。本年僅八十萬。錢糧之收入如此。而橫出之需款如彼。危乎危乎。約計近兩年錢糧虧空之比。乃適如銅元制錢四五之比。童茂先言。雪後遠山皆近。此語劇有味。因用其意爲送行詩云。雪後遠山都獻狀。病餘送客更開筵。誰關羊叔銅臺淚。已到花菱日曠年。寫扇頭以贈正剛。正剛歎詠不已。以爲山谷也。

廿六日。美晴。財政局開會議。俞壽田持地方不認議甚堅而有思理。發部電。並代擬中丞電。監理不署銜。予亦不強。外部責梗議。固意中也。揮芟生黃履之歸。公債略有眉目。

廿七日。美晴。得外部電。銅官款已奏准。憤懣蕪可言者。無款可以籌。聽參而已。

廿八日。晨陰。申初雨。部電杳然。昏悶竟日。作覆桂老書。

宣統二年正月朔日丙午。陰。午後微颺雪花。晨興至關廟拈香。不賀年。不謁院。歸署祀祖。除夕祭先見夢梁錄。而家禮不載。家禮祠堂篇。俗節則獻以時食。注謂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亦不言除夕元旦。語錄。朔旦俗節。酒止二上斟一杯。則禮更減於清明寒食等節矣。今時歲首祭先。特爲盛祀。南北瑣節有異。而大體不殊。各處鄉風。間有存宋明舊俗者。其來有自。未可以家禮不載議之也。（五禮通考吾學編並無元旦祭）禮畢。肅占易卦。遇兌之上六。因自篆小印曰兌廬。

初二日。晴。借寮屬謁院。晚得部電。依違其詞。

初三日。晴。晨應院召。商借款事。余謂兩部皆以借立言。止可就借字著想。洋債萬不可借。止可借公債。而公債尙未奉旨。萬萬來不及。奈何。晚發寒熱。面左腫。內痛連齒牀。

初四五六日。病臥數日。面腫消而腰痺復發。熊也園自金陵歸。所得書多新刻。無舊本。惟續文獻通考差舊。粵督通電告兵變。情形大略與皖同。卞柳門來言。舊歲皖變後。斥退將弁入粵者不少。皆

南京揚州籍也。揮菱生言。有倪者。在皖頗傳播宗旨。後亦適粵。其人馬術甚精。朱穉臣來。頗

言徵兵之害。有三十六鎮成而國命亡之慨。余謂事固不可概論。就其顯者言之。一江南徵兵最不堪。

二江南徵兵第一次者尤不堪。三江南第一次徵兵之將弁斷不可用。皖之受害在此。粵其有同病乎。卞又言。去歲八月十五。兵警交關。幸公鎮住云云。余笑謂卞公。當日苦爭。適墮若輩術中。而僕苦不

能正告也。檢篋中拓片遺日。經歲未動。尙移居時舊位置也。嵩山三闕舊拓全形者皆蠹損。尹宙舊拓碎爲片片。孔莊谷藏感孝頌亦糜碎。視之痛心。皖城甯復可居乎。

初七日。腰膂粗健。發京函。又致汪伯唐一件。

初八日。銷假上院。中丞爲言。晤寶香石。言山西贖礦款。由地方籌。始由銀號借款。繼從畝捐歸款。拜客。晤玉廉訪。腰病復作。且齒痛。遂歸。

初九日。竟日疲憊。粵覆電來。匪散民安。

初十日。萬壽日。中丞約飲。坐有江西蔡子庚太尊。直隸大學堂監督。辦學五年矣。閱李審言詳魏生叢錄。淹雅有思理。真讀書人也。

十一日。疲憊益甚。午後謝客。

廿九日。鈕大令來，呈部辨信。三品實官之子。應得三品廕生。如奉旨外用應用知縣。內用應得科中等官。惟先須由本省督撫奏准立案。方能領取廕生執照。本人至二十歲始可引見錄用。將來由廕得之官。僅可捐封。（能以捐至二品。）不能請封。至外官承廕領照。三品三十兩。印結等費在外云云。

二月初二日。代擬覆法領事電。來電悉。英山教堂尙未成立。昨據費司鐸言。金家坡有買地糾葛事。

當卽飭縣查明。妥爲清理。歲初並因費言。地方不安。調派防營。密爲保護。似不至有他慮。貴領事儘可放心。至楊柳灣案。鄙人時刻在念。所望貴國教士和衷商辦。勿強皖民以不能擔任之數。早日了結。與所願也。

說宛委山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傳。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開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顯。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按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州山。東南天柱。名曰宛委。赤帝左闕。其巖之顛。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覆以白銀。皆瑤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歎。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始於霍山。週集五嶽。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至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云云。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按宛委之山。吳越春秋注謂在會稽。一名玉笥。自魏晉以來。地志舊說。相沿如此。一氏所言。固越故也。然此說引黃帝中經。而中經明言東南天柱。名曰宛委。天柱在嶺不在越。則中經所謂宛委者。亦必嶺山非越山矣。禹求書於衡山。神人授書於巖

嶽之下。得書則返嶽。治水則始於霍山。明此天柱在衡霍山內。而宛委即濤山天柱。皖人乃自古無知之者。余謂濤有宛委。越亦有宛委。越有塗山。淮亦有塗山。皆夏后子孫。隨其國土。述祖烈而名之者也。

三月初一日。晴。二月竟月陰雨。不見星月。昨升九始見晴曦。初一晚晴。霞光照宇。胸目稍紓。天意爲皖民開一線生機乎。寶子靜報。穎屬山洪暴發。

初二日。晴。丙夜星光燦爛。知明日晴朗可勞。作張文達詩序。

初三日。晴。晚閱楊承孝所爲漕糧說。明書漕雜六項。抄錄統計表。不能言其原始。因檢書牘尋原。碌碌至丑初。自會典。漕運全書。金穀祕冊。州縣銷冊。編核無眉目。疲而臥。臥不能帖。近來心力衰態甚矣。今日清理財政。第一宜定稅率。爲租稅改良要著。未定稅率以前。不可不嚴慣例。從來額征。非特旨不能減免。條編變通。變通之法。獨有擬征耳。從前丁漕。大槩小槩。今日丁漕。大槩小槩。不明辨制錢銅元之分。國家間接受損。而細民仍無所屬。悠悠度日。我知其罔也。

右乙庵先生官安徽時手書日記。八葉合訂一冊。宣統元年僅記五日。卽行斷手。殆因他事作輟不恆。未能如曾文正翁文恭及越縵堂之首尾完善。然零縑斷簡。亦足以資考證。見性情。錄而傳之。安知他日與山谷宜州家乘同爲後賢珍視耶。龍沐助謹識。

廿六日。九點鐘至吏科畫憑。晤艾觀亭慶瀾。丁之斌。嵩。三給諫。余壽平樸仁山亦均於是日領憑。傍晚。蔣穉鴻主政廷綬送憑來。病不能見。護兒見之。

廿七日。晨至那堂處賀喜。晤薩季謙蔭圖。陳亮伯。至夢陶處飯。觀畫竟日。王惲畫冊。南田均秀穉。石谷均雄厚。宋元書札八大冊。畢秋帆集。明及初人手札六小冊。選擇精絕。蓋廣陵人所集。王若霖有跋。麓臺兩幅皆真。一精。一稍次。

廿八日。段友蘭招飲。坐中吉安周君。言識大兄。閩陳君子壽。李拔可之戚也。又閩客一。一字吉幾。吏部。又字杏。甲午翰林。興化人。

廿九日。來客味蕙。橘農。錢叔楚錫寶。幹臣。樾棠。方勉老。嘯霞。班侯。家沂伯泗孫。福臣壽康。景虞。思秦。佐霖。

三十日。出門謝客。午正歸。癸酉公請。見蕭嶠農熙。蔣藝甫式芬。丙戌公請。見劉益齋學謙。陳松山于海帆公請。

三月初一日。辰初日食。辰正三刻復圓。食甚百分之八十六。朱郁堂獻廷同紹與余。周謹臣來。皆浙送大學堂師範生也。楊子勤鍾義自鄂來。言仲弢送出洋諸生至滬。其世兄同往。

初二日。廣信京官招飲於謝公祠。主人六。江小濤工部德宣。紹銓。滕東谷梅。俞翼庭鳳官。俞瑤

臣。 (前邢臺縣。) 任星侍。 官。 騰署直官。 英文課期不到。 少渠招飲。 辭之。

振卿司寇招飲。 同坐琦瑞卿璋。 郭冠卿集。 黎雨生大鈞。 朱炳卿占科。 郭黎朱皆戶部。 郭春漁招飲福州館。 自謝公祠出。 家胡同口。 車覆不得往。 至花農處略坐而歸。

初三日。 午飲章暨庵寓齋。 出不其祖先遺像。 唐章衡。 宋章得象。 章棗。 三世。 明季章曠所模也。 晚。 林梅貞農部招飲全福會館。 故財盛館也。

初四日。 入城。 送王文敏公神主附祀韓祠。 朱郁堂獻文招飲同豐堂。 同坐徐。 樓廣庵。 余。

初六日。 周鏡漁招飲。 坐中遇王玉衡廷銓。 (刑部直隸司主稿。)

初七日。 勉老招白焜甫汪範卿班侯桂卿樾堂五弟及余飲於粵東會館。 範卿樾堂及余爲客。 皆二月生日也。

初九日。 孫仲愚招飲。 坐有君。 將適美賽會。

初十日。 弔於子敦侍郎之夫人。 晤俞錫甫。 胡仲巽言。 蔡耀甫登昌之子師愚寶善。 在張治老處辦文案。 沈小猗熟其爲人。 得沈承俊巴黎書。 言法國新黨。 爲政府頗與教徒爲難。 有裁減東方傳教經費之說。

右日記殘稿二葉。 書於讀藏經筆記之前。 爲先生官京朝時作。 當屬光緒季年也。 當日京朝士大夫。 飲宴無虛日。 亦足見一時風氣。 與夫聯誼之雅。 物值之廉。 以今日視之。 真有此曲祇應天上之感矣。 錄畢悵然。 乙酉初夏。 龍沐勛附識於金陵寓宅。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次韻鈍宦見寄

香宋

老憑鄭俠繪流民。(春至又謀鄉居矣。)花柳頻遷僻處村。近狀只希春後雨。衰年猶省聖時恩。多君有子傳詩學。遍地抽丁出國門。得句且爲沈醉計。相期元子賦窪尊。

次韻孝魯見寄

英異期君比稚存。(吳圭靈曾以此况叟老。)平津姻系有山尊。(賀君敏生亦以詩鳴。)浮文寡實知妨要。(敬愛相助。非譏也。)春雨犁花正返魂。(返魂香入嶺頭梅。蘇句也。)水繪鄉光非故國。風流家訓守長恩。(書神也。)詩來派我伊蒲饌。(指芥孫一結。)一笑袈裟付子孫。

除夕

映庵

肥瘠雖云越視秦。其如吾土主爲賓。危心日揣兵鋒及。老眼驚看歲歷新。轉燭年光今見跋。登盤物色各含辛。兒童未解阿翁意。愁煞屠蘇後飲人。

立春作

雪意妒春早。寒威催歲除。百端妨靜慮。一卷雜貧居。吟轉七聲俱。身親半滿書。長齋固吾分。不歎食

無魚。

乙酉歲旦

萬物皆傷老。於人豈獨殊。回思旬歲事。勝過一生劬。可怖尤前境。相安少後圖。江光實滋蔓。甚計問川途。

賀樂靜老人重逢鄉舉

兌之

再傳經術重人門。親見司農授益恩。歸覲綵衣唐慶榜。拜官黃甲宋名元。軒眉正記芻尼報。置膝猶憐洛繡孫。同舉公山更誰在。耆英一社望偏尊。

南斗玉衡臨井絡。西遼橫帳貴林牙。露槃折後輸鉛淚。繡纓過時望翠華。天上龍團懷舊寵。日邊鳳紙到臣家。四朝聞見今非昔。桂苑長開掌故花。

風俗清嘉好校文。國賢典錄嗣清芬。大邦奉使聯吳越。先友忘年拜紀羣。人羨祖鐙光榜籍。我慙敝帚紹庭聞。囊書俱向東華寄。手澤靈芸護舊薰。

髻鬢淵奇挺異才。暮年庾信有餘哀。衣冠神武幾先見。荆棘銅駝撫數回。續食上京成久隔。問奇載酒尙頻來。泰階今日文昌映。便覺天心轉斗魁。

精衛先生輓詩

仲聯

太息孫胡逝。艱危仗一人。河山終復漢。志業邁椎秦。神理資籌筆。先幾在徒薪。雲霄垂萬古。八表共沾巾。

去國竊黃霧。(渡海就醫之次日。建業黃霧寒天。)歸魂降玉棺。身先諸願盡。病爲衆生殫。填海心終切。迴天事已難。山頽我安仰。空有紙剝肝。拯溺情難恕。甘心積衆誣。五年憑赤手。百折奠黃圖。憂國塵深抱。憐才到腐儒。淮南雞犬感。無路向清都。

憶弟

貞白

殘年未解冰霜酷。累我愁心接太清。千里弟兄終共命。一宵燈火若爲情。投身危幕憂天覆。入眼枯枰閱世更。遮莫鄰雞啼欲曉。寒風獵獵過高城。

小除夕

寒林烏鵲噪初晴。昨夜春從絕壑生。竹影松聲有餘韻。佛燈神火亦多情。客懷守歲山中厄。兵氣迷天海上城。莫苦低徊成氣歎。當前難得酒杯盈。

樓夜

悠悠客夢都無著。冉冉流光莫浪悲。乞食此心天應諒。讀書何用我還疑。却嗟桑下經三宿。枉向風前賦

五噫。起看鍾山雲外月。冥搜眞訝萬緣奇。

乙酉元日用元遺山乙亥元日韻

坐覺乾坤改。還看歲敍新。撫茲離亂世。來作遠遊人。巖壑排前席。松篁繞近鄰。託居得間適。差可避流塵。

三十四年元旦賦柬榆生兄

勞歌屑屑甯堪說。中酒騰騰亦惘然。難理舊狂仍故我。不知今日是何年。悲深風雪瀟漫候。思入蒼黃混沌天。辦得寒齋餘幾甃。生涯相視笑夔魃。

大雪

十年無此茫茫雪。一霎回風已擁門。天醉不醒類作戲。我懷何託總難論。縱看入地羣蝗蝥。莫浪翻空萬竅喧。悄倚危欄輕作客。眼明證取亂山痕。

題自畫半枯竹贈吳生天驥

榆生

半枯心事未全灰。冉冉孤生總可哀。猶許世間存直道。不應憔悴委蒿萊。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高山流水 汪主席輓詞

饑貧

夜風瑟瑟響霜竿。倒陶離、花更闌珊。鸞翅九霄來。東皇詔敕遙頒。淒然觀斷索鄰旛。安危事。蠶蠶誰同掃滅。唱煞刀鐔。但形銷影在。颯颯燦雲端。黎元。富惟口碑也。勳業早信史流丹。裘劍冷西州。老却灑淚羊曇。下邳游掌故掀翻。繫秦暴。公較留侯膽勝。半壁扶殘。想生前。本當奇絕古人看。

定風波 檢李德潤瓊瑤集。有感於莫道漁人只爲魚句。慨然衍成三解。

莫道漁人只爲魚。吳江楓落繫船初，當時釣雪翁何在。吾愛。谿山堆粉捏成圖。天與寒林紅片葉。殘規。血痕鬪雀未全枯。贏得臨淵偏是羨。帆遠。風波泊處自然無。

莫道漁人只爲魚。白雲鄉裏謝娘居。年年漲到桃花水。來會。蒲裙因便采菰蒲。一曲叩舷歌未了。誰料。浪頭吹雨溼衣裾。羞共鄰舟舟子語。柔櫓。猝然驚散臥沙鳧。

莫道漁人只爲魚。忘筌心事與雲俱。那知天下垂綸手。持有。千竿嵌得是珊瑚。獨惜割崖成慣例。空費。停橈合浦待還珠。好把簑衣聊脫去。眠處。銀箏依舊酒家胡。

念奴嬌 歸安錢君仲聯。依其大母占籍虞山。繪夢茗齋圖索題。效吳蔡體賦此。

孟劬

藏山一角。喜尊鱸依舊。季鷹家世。曾說樊南兄弟好。（君祖榜仙司成。與弟苞仙同注樊南文補。曾以玉溪兄弟自况。見示樸齋集。）今見孫枝蔚起。揚館糕環。外家棗栗。清遠吳興水。夜來歸夢。結唐人境還是。我亦兩世論交。南冠憔悴。擊筑燕臺市。故國扁舟聊一繫。迴首雲山千里。碧浪三潭。蒼烟五畝。此願何時遂。對君圖畫。幼與空想高致。

水滸吟 輓孟劬

蟹雲

招魂如隔重城。傷心翻雨吳鴻至。寒林日落。衰蘭春謝。山河淒異。史稿滄桑。詞名湖海。並時誰嗣。歎長安殘劫。危杵未了。胡不忍。須臾俟。早悟浮雲身世。戀京塵欲歸無計。花陰醉瑋。藥烟病榻。看君憔悴。古調消沈。當歌萬感。撫琴孤涕。更傷高愁眼。斜陽處處。是消春地。

瑞龍吟 延壽寺濟公招賞雨中牡丹

垂虹轉。依舊翠徑通門。畫廊連院。空廉長日無人。愁羅恨綺。傷春誰見。暗凝眊。妝罷鳳鸞低舞。露濃香灺。行雲半溼羅裙。寶閣斜倚。新寒似淺。拋盡羅屏前夢。繫情休問。宣華亭苑。罷舞翻風。芳心含恨猶卷。維摩病榻。坐送千紅斷。思量到燈牀對話。歌屏麈扇。點淚金尊嬾。拚付與吳絃。瀟瀟彈徧。醉痕最惜。一襟花片。

朝中措 乙酉重陽。汪夫人遣人饋節禮。感時傷逝。悲不絕於予心。賦呈此闕。 忍寒

九疑鬢杏屈沈湘。時節又端陽。倘許衆生能渡。傷心難話興亡。舊鄉臨眺。蒼生霖雨。萬感悲涼。贏得丹忱耿耿。淚珠彈入蒲觴。

燭影搖紅 和沈草農闌干詞

孝萃

倦唱離亭。十年吹笛簾櫳畔。玉勾依舊月明中。却惹蓬山怨。紅藥樓香願滿。共春痕、窗前悄轉。青樓薄倖。錦瑟華年。三生都換。沒個安排。者番錯料春深淺。點波燕子乍歸來。已是斜陽晚。四首西園夢斷。夢回時西園更遠。記曾雙手。拍遍誰知。故人心眼。

慶春澤 春感

楊柳垂煙。梨花堆雪。十分春色快人。綠滿長汀。空教草怨王孫。關河幾見雕輪轉。正東風吹絮前村。繫蘭橈夢繞瀛洲。夢又何因。年年心事成追憶。甚采芳人去。誤却桃根。惆悵登臨。忍看容易黃昏。天涯不恨青山少。恨青山遮斷行雲。待歸來。莫倚瓊樓。莫倒金尊。

鷓鴣天 甲申秋日作

若水

誓向鷓鴣借一枝。飄蓬身世託天涯。未緣青鳥將人誤。惜取黃花命酒遲。心縱遠。意差池。西風剪碎柳絲絲。連宵冷雨沉秋怨。愁絕鷓鴣聲醒夢時。

山影橫空翠黛羞。半天雲絮替生愁。困餘羸馬車仍駕。倦極昏鴉語未休。風瑟瑟。葉颼颼。單衫側帽覓關遊。也難一笑殘陽裏。浩蕩蒼波羨遠鷗。

休刊啓事

五載金陵。祗餘酸淚。感時傷逝。亦復何言。徒殷聲氣之求。轉切亂離之痛。行將率妻子。入廬山。課童蒙。事墾牧。長與樵夫爲伍。期爲樂世之民。升年教授所入之束脩。贏得五車破敝不堪之圖籍。茲亦舉而鬻諸市肆。藉佐舟車。囊輯詞學季刊。認承海內外人士交相推許。迭經兵燹。傳本絕稀。東西諸國圖書館中。間有存者。繼此有作。卽爲本刊。問世以來。亦頗爲各方所愛護。今茲輟響。能不撫然。所冀詞客有靈。河清可俟。樵歌漁唱。重振雲山韶濩之音。牧豎村童。共負風會轉移之責。大雅宏達。幸諒微忱。

龍沐助謹啓

同聲月刊 第四卷 第三號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生)

編輯者 龍 沐 助

發行者 同聲月刊社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作者 書 社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本期售價國幣一千元)